



沙雁

37.10  
書一圖



1724

店書國建

1734

3971

¥2806

116  
1246.7  
411  
3

集 防 後

著 雁 沙

南京  
中央圖書館  
中2806  
172.4  
3971



店 書 國 建

目次

圍藏之夜

哨兵李占鰲橋

硝皮廠

夜門

山城之觸

鹽的列車

抽

媳婦的運命

螺山村

割

○三八五黑皮草

## 圍殲之夜



(南)

沿着大堤而南腳下的泥濘就愈重了，大伙弟兄手裏握緊了槍，壓抑着沉重的喘息，攀着堤邊枯凋的楊柳，一步一跌地行于而進。眼看前面就是目的地。這時大家的情緒有點嚴肅起來；腳步越走越輕，動作也越敏捷越緊張。

領導在是前面的劉連長，那幅瘦削的面影，細長的個兒，動作一向就有點遲疑的姿態，突然停住腳站在大家弟兄面前，然後他沈着地把全連弟兄分成了三個行列；我們這一排是被分派在沿堤的這面，看情形，我們的任務是以突起襲擊的伏兵，來迎接由這方面西竄的鬼子兵，我心下正這麼想着時，劉連長用着他的湖南官腔，尖而澀的聲調向我們發言：

「第二三排的弟兄，分守西南兩面高地，掘各重要村道埋伏，等敵兵過此，

立起鬚髮……第一排的弟兄，隨我抄襲敵東北後方，使敵人於無備中陷入我們的包圍……大家注意！動作鎮定……敏捷……機警……現在，立刻準備出動！

劉連長的話說完，然後把二三排的孫步高排長和錢雲卿排長召過去，低低地唧噥着吩咐了好久，然後就立刻各自歸了隊。

孫排長首先把弟兄帶了走。他走在全排的最前面，從大堤的這邊爬過去，像條黑的龍，橫跨了堤身；匍伏着，蠕動着，漸漸他們全部的背影，消逝在微茫的初月的夜空裏。

動作機警的劉連長，也輕輕地把第一排的弟兄吩咐過，然後，他以極迅速的腳步，躍在全體弟兄的前頭，顧着緊靠堤下的一條非常歧嶇的山路，繞向東北土山的背後去。

夜，雖然是極昏黑，矇矓矓幾乎使人分辨不出一切景物。但是，冬初的月色

，畢竟還閃現着微弱的光明。我們在未出發前的兩分鐘，我清清楚楚地看着劉連長他們走在那全是泥濘的村路，一隻腳踏下去，一隻腳纔慢慢拔上來的情形，我想，泥濘已陷到腳面上了吧。他們弓着腰，鎗是托在手中的，我看着他們那種困難進行的背影，將還要跋涉一段路程，不禁我下意識地搖了搖頭。

當劉連長他們的背影，被那堤下池塘中已灰白的蘆葉遮蔽住時，我們的錢排長已發了口令。我在大家動作的時候習慣地，也非常自然地，跟着他們動作着。

我們這短短的行列，便在這時也行進了。

十一月的夜，風，有些兇刺骨。它刮得枯枝上的黃葉，毫無抵抗地都成陣地落下來，打在我們的頭上，落在他們的背上，被踏在我們進行的腳下。這時，是沒有誰會爲這些可憐的殘葉發生任何的惋惜。

我們在這樣淒涼的途徑上，沒說，也沒笑，一切都沉在偉大的默息中。

走着走着，我的左腿打了一個滑，要不是「短子」——「霍震」的腳擋住了，這

4

次還要跌交的，但是，霍震却幾手被推倒了，幸而他站得穩，脚有勁，仍繼續地向前走着。

「你這傢伙，他媽的，走路也不好好地。」一邊走着，他一邊唧噥着。

「誰還是有意要跌交嗎？」

「你不是有意地跌交，你刺得人家一腿爛黃泥，難道也不會哼一聲嗎？」他憤然着。

「你想要我說：對不起，是不是？」我有心地挑他。

「自然啦，人，連個禮也不懂嗎？」他仍憤然着。

「噯，我就不懂什麼烏禮，沾點泥算什麼？」

「他媽的，簡直比日本人還不講理……」

「你他媽的懂理，是好人，你還記得在滁州那次你撞傷人的事嗎……別吵，有種；等一剎去打鬼子去，」走在霍震後頭的勇勝，不等我們再說一句話，

他便打斷霍震對我的罵聲，對他責備了一陣。這陣話本來不會結束這場小小的風波的，但是，前面的隊伍這時忽然停住不再前進，大家這才愕然地誰也不響。

大蓋這裏是個村莊，在夜色昏暗中，微微地可以看出隱在樹木下的茅屋；那低矮的村舍，似乎錦延有數十家人，顯得有點黑壓壓地；在那些茅屋的崇西北角上，有一座像碉樓的建築，巍然地矗立在低矮的村舍盡頭。這一切非常朦朧的景象，大約就是我們所要守的陣地吧。

我這麼估量着，然後，我便不在意地拉了拉剛才拌嘴的矮子霍震：

「你曉得現在到了那裏？」

「……………不曉得。」起初他不作聲，好像隱恨未消一般，其實，他想到大伙弟兄嚼舌不算什麼，他也就不十分開味地給我簽了腔。

大堤到這裏還是無盡地展向東南去，一條寬大的官道，却顯得無盡的遠，方向是南北地從此堤身上橫歷過去。

現在我們就站在這成十字形的路口。

不久，排長從前頭走向後邊來：

「各班長集中。」他命令的聲音是低沉的。

等各班長都走到他跟前，他便對他們唧唧咕咕地，簡單地吩咐了之後，三兄弟就迅速地各自走向了目的地。

我這一班是被派在那村子上並估據碉樓，担任瞭望和掩護的工作。

我們這班的班長是梁克儉。這人的胆識非常高，他雖然沒受過什麼教育，倒是粗粗地寫封家信的大領頭有。他為人算是相當忠厚，對於弟兄們天公地道，弟兄們和他之間，可說是形同兄弟。他沒脾氣，沒忌諱，但是，公事，他一點也不馬虎。因此，班裏的弟兄就對他非常服從。這原因，自然上面的話都有道理，同時呢，他吃虧的精神和他那一幅動人的嘴巴，尤其使全班弟兄心服。

我們跟在他背後，對着那隱約中的莊子走去，似乎那裏沒有人，怎麼走到人

家的院牆近處，連一聲狗咬也沒有？

於是我們輕輕地打門，門裏沒有人，裏面死沈沈地。我們失望地一直又走向那彌樓的莊頭上去。到了，我們便停在那樓旁邊的一座房子門口，班長先走到那看樣子仍好像沒有人的門前去：

「砰砰！」被捶擊的門發出了空曠沈重的聲音。

「……」沒回答。

「砰砰！」又捶了一下。

「嘩！」門突然開了，在這剎那間，大家精神非常興奮，刺激，鏗，平平地托在手中。但等一下並不見門裏有什麼，大家才稍安了心。那開門的人，原來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

她，看得出已蒼老了，但是她顯然還很結實，眼不花，耳也不聾。

「老太太，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小張莊。「她說話的時候，顯得有點驚

備，身子也有點抖。眼睛裏放着奇怪的光彩，望望班長，又望望我們大伙弟兄。

「你們這裏的人呢？」

「你說人嗎？……」她顯然對這陌生的行列表示了不放心，她這時突然連想到最近和這次同樣的往事。

是一個深秋的午後，一切和平常一樣地安靜。人備在一次鬼子兵的洗劫後，已飽受了虛驚，等鬼子去了，這裏馬上就恢復舊時的原狀。然而，那一天人們在午飯後正歇午的時候，突然不知從那裏來了一股服裝完備的隊伍。他們打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號，他們說是來保護地方，代老百姓打日本鬼子的，要這裏的人不用怕，大家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們說得簡直是天花亂墜，叫人聽了非常安心。他們是住紮在莊東頭的那丘廟裏的，老百姓都聽着自動地給他們燒茶啊，做飯啊，徹的徹，送的送。他們以為從今而後，地方上可以靖了些時。所以他們累，他們是清閒的！這天大家忙了一天，晚上，便也放心睡去

。誰知那羣狗娘養的沒心肝的東西，吃飽了，喝足了，誰也不想到這些老百姓爲什麼愛護他們，他們無論怎樣也不受這些感動的，到夜深的時候，他們仍舊乘人不備就燒殺起來。

掠去了孩子，殺了年青的人，娘兒們，姑娘們，一個個誰得逃脫了姦行啊！小張莊自這次大劫之後，人，白天全不敢住在家裏，這次像遭了大瘟一般，到處就只剩下蕭條，寥落。

這段驚心動魄的故事：像閃電一般從她的意識上一掠過去，他馬上把轉注了的眼再盯住我。她更加戒備，懷疑不定了。雖然，她看到對方的態是誠懇的，然而那過去的教訓，却明明地在有力地否定着，她半響，失神的咬唔着，她不敢發一言。

「老太太，不要怕，我們是中國的軍隊，我們是來打日本鬼子的。你不信嗎？你看我們都有符號，我們也都是中國的好百姓。老太太：你放必好哇，我們絕

不會擾害你老人家的。梁班長和顏悅色地想說服這老人。

「你們，那你們從那兒來的呢？」她問。

「老太太，我們都從臨縣的地方來，咱們的兵，就會來打鬼子的。

「噢！」她毫不感興味地答着。

「哪——這兒的老百姓呢？」

「死的死，跑的跑了。」

「現在這兒連一個人也沒有了嗎。」

「不，有是有的，不過……」她的話說了一半，忽然止住，把眼睜呆呆的又望着梁班長。

她想：「說，還是不說呢？說，一定是要說的。他娘的，好吧，反正，話在我肚裏，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管他娘的！如果，他們又是假的，咱老娘就是一條命，死活算什麼；他們要是真的，那我自有主意，就是幫他們拚了也是值得。」

。她這樣打定了主意。

「老太太，你祇管說好啦，我們不是那些不要臉的漢奸，來騙了你們，去向日本人報功，老太太，我們絕對不是無恥的漢奸胚子，你放心吧！」

「這就好，……這就好」她用了一幅猶豫的神情望着，看樣子她對漢奸是存着戒心的，因此她慎重又慎重。

「老太太，現在這兒還有什麼人？」

「還有我的老伴。」

「哪老太爺在那兒？」

「房裏睡啦，你們要叫他，我把他喊起來。」

「不，老太太別驚動他，你說這兒另外許多人呢？」梁班長用了極溫和的態度說。

「你說那些莊稼人，那些年青人嗎？他們都躲到山裏去，現在在那兒，連我

也不知道，不過他們往往在黑夜天，會回來十個八個的有伙樣的年青人。到自己家裏來看看也就匆匆地不等天明又走了。走了，誰也不知他們走到那裏去。」那老太太雖是一口氣說明了那些逃走的鄉人的情形，但是，她始終並不告訴我們那些莊戶人家都在什麼地方。

我們看看這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然後，梁班長向她說：

「你們這窺樓上住着些什麼人？能不能上去看看？」

「沒住人，你們要看看，從這面可以爬上去。」她說着，猶猶疑疑地，把我們領到那開在這房裏的一個腳門旁。然後她翻了根火柴，讓大家爬進去，門口，留下兩個弟兄守望。

我們爬在最上層的露台，梁班長令弟兄散開，然後，他走下樓去，不久又要上來。

「一切都佈置好了，大家的精神要振作起來！」他說着，自己也從腰裏把手

鎗拔出來，他拉開推子溝，把子彈退下來看看，然後再把子彈推進去。這樣他鎗檢查完畢，自己便靠在西北的牆角下休息，弟兄們已老早在休息着了。

一邊休息，一邊瞭望着。

這時，天陰沈着，那如鈞的新月，已深深地掩在雲層的深處。

在昏昏的暗夜，夜寒如冰的襲着大地，霜花零零地打着着宵征者的滾熱的心。這時節正是入了冬的冬季。在此時整千百的弟兄們，誰也沒有了一件完整的棉衣。祇是單衣上加了件單衣。這樣，本來行軍的時候，衝鋒的時候，是不會感到什麼苦寒的，可是，停下來守望的時候，誰也不堪支持地抖顫着。

就在這種飢寒交迫的情形下，大家誰也不會發生一句怨言。在人人的心底祇有一顆同樣的熱心。這心似乎像一顆顆的肉彈，那準備在肉搏的最後的五分鐘，來換取勝利。

我們就這樣守着，夜，漸深了。殘更給帶來黎明的時候，鎗聲突然在東北角

的土山那面如聯珠似的響來；並且是越來越緊！

在這剎那間，我們弟兄之間，似乎無形地罩上一層非常緊張的情緒，大家一致地興奮起來。這時誰也忘了天寒地凍，誰也站得住了。

起先鎗在遠遠的方面響，但不到半點鐘的工夫，鎗聲就漸近，近了……我們從心坎下都發生了這樣的一種感覺。

「咭咭咭……」是一陣馬蹄的聲音。

「噠，噠……」槍聲從那剛才過來的蘆塘邊響過來。

「咭咭咭……」還是馬蹄，不過已更近，聽的也更清。

「嗚嗚嗚……」靠在我左手的方剛，突然就是一排打過去。同時，他並低

喚着：

「弟兄們注意，竄過來了，鬼子的馬隊已上了官道……」

於是大家精神更集中，更興奮。各人緊守着自己的崗位，沒一點動靜。

鎗聲似乎又遠去。

那官道上的幾匹馬跑過去，近處的一切又靜下來。

我的鎗托在平胸，鎗口搭在對着官道的礮壕上等候着迎擊。

守在礮樓上的一個弟兄忽然匆匆地爬上來：

「報告班長，樓下的那老太婆不知從什麼時候逃走了！」

「啊！」班長愕然地，又問。

「搜過沒有？」

「通搜過了！各處都沒有。」

我們聽着，弄得有點莫明其妙。

班長吩咐那弟兄趕緊下去，注意守望，然後他也和大家弟兄一樣地等候着。

就在這當兒，那鎗聲又眼看着緊起來，近過來。這次的鎗聲最密的地方，要算那

官道的方向了。

「咭咭！」又是馬蹄聲。

「騾騾！」又是從蘆塘那邊射過來的。

「咭咭……」當我看見官道上很快地跑過來敵人的馬隊，我非常習慣地自然地板動了鎗機。我看見馬上的人倒下來，馬跑了，後面是零亂的步兵；兵，在死命的奔，在後面我聽見了一種熟識的殺聲：

「殺！」

「捉活的！」

殺聲愈近，聲音越清，方剛忽然拉拉我的衣服。

「嚶，聽見沒有，我們第一排的弟兄殺過來了。」他低聲的。

我點點頭，沒作聲。就在這當兒，前面跑過去的馬隊，步隊，忽又回來，在這些鬼子的後邊，像也喊起了殺聲，叫着衝過來。我在朦朧中，把視線集中的注意在大堤和官道成着十字形的那方向，看着鬼子的大隊漸漸倒下來，看形勢，鬼

子的隊伍打算分成兩路逃，一隊沿着大隊往西，一隊沿着我們樓頂的村路向東南。當我看清了這形勢，馬上就報告了班長，我們的力量於是便轉向這方面一半。

「咖咖咖……」我的鎗彈如雨的射過去，鬼子倒了，又倒了，他們受傷的陣亡的越多了。

在這種三方面自己的弟兄將要集中的局面下，連長圍擊的計劃眼看就要失敗的當兒，突從彌樓的東南，這小張莊外，和大堤的西面，非常浩大起來一股像洪流般的殺聲。我們聽了這意外的聲音，便想到那忽然逃走的老太太：「這一定是她漢奸婆幹的，媽的！」我痛恨地罵。大家弟兄一定也一樣地恨着她吧！我想這一定是敵人的援兵來了，我們這全體不過百人的弟兄的生命，是完了。至於連長的計劃，也將全盤地完了。

「完了！」似乎大家都不覺地這麼想。這時，我突然在腦海中，又泛出了——

幅瘦削的面孔，細長的個兒，動作顯然有點遲滯的姿態，他沈澁，他有把握，他有胆識，但這回他錯了，不，連長是失敗了。

這種下意识的念頭，在和我一樣的弟兄身上只一閃已漸漸把我們弟兄掩住了。

這樣肉搏足足地有三個時辰，鬼子死傷的快完了，剩餘的也差不多是活活被我們的弟兄虜過來。

在我們於鮮媚的烈日，溽新的晨風中，聽見雄偉悲壯的集合號時，我們十幾個人拖着過度興奮的精神走下砌樓來，向着大隊的弟兄走過去。

邁馳血泊中，倒臥着顆顆屍體。

間或我們也看到自己弟兄英勇的犧牲，這使我們的心上隱隱透出一縷縷的悲酸。

我們歸了隊，見各排的弟兄差不多是都有受傷，尤其令人注目的是連長受了

傷，傷在背上，這使每個弟兄感到不安，但過不安一剎也就過去了。

當大家一致的揚起壯烈的歡呼！來慶祝我們這次軍民無形合作的勝利時，我們看見那遠遠的碉樓上，一位老太太對着我們這行列正閃顯着慈愛的微笑，這樣她久久地站在那兒，直到我們的歡呼，隨着我們的背影，消逝在碉樓的囚野上。

## 橋

村路崎嶇地躺在廣闊的原野裏，路上，雖是白晝的時候，行人再也見不了一個。村子上，稠密的茅舍的頂顛，那烟■是斷了炊的，家家的門戶都緊閉着，居民們想是統統逃光了。

那不絕的砲火，猛烈的轟擊，血肉飛舞在空中，像秋天霜葉的飄零，像夜天墜落的星星。這戰爭中的奇景，是如何地叫人驚心動魄啊！

這裏已經成爲前線的前線了，村外的敵兵，取着包圍的形式，從村子的正面和左右翼追犯過來，猛烈的鎗砲，配合了殘酷的飛機，不分日夜地在這一點爭奪着，壯烈的肉搏已演了數次。在村道旁，河邊，堤下，到處躺着殘缺的血軀；有的斷了腿，有的失了手；有的，少了半個腦袋；有的簡直模糊了面目，花白的腰漿

，披瀝了一地；那被彈片擊破了肚腹的，身旁流出成堆的腸臟；那受傷未死的戰士們，猶在隱隱地呻吟着。

就在這淒涼的疆場上，殺傷的弟兄們的血泊中，仍活躍着成千萬的弟兄。他們身上流着急喘的血，憤怒的面孔上，顯露了突漲的筋絡；從每個人的嘴角上，更掛上了不可辱的粗壯的威風。啊，他們復仇的心在燃燒着！

古繁站在靠河左翼的一座坡上，看見腳下一片血影中的那可歌可泣的奮戰，他感動得流淚。在暮靄蒼茫中，暗暗握緊了拳頭，把牙齒切得吱吱地響：

「媽的，憑着砲火兇，算鳥！」他自言自語着，把視線從遠遠的山下收回來，又注意到眼前被敵方砲彈轟炸得四面見丈大的一個坑。

「好鬼子，有種，就儘管放吧！老子們有的是曠地，哈哈！」

古繁這麼說着從心底感到了一股輕微的舒適，接着在臉上便掠過一道笑的閃光，但很快地又消逝了。

李占鰲是入伍不久的新兵，他是對於戰爭一點也沒經驗的莊稼人，但其實他有着遊擊戰豐富的知識；他知道怎樣利用青紗帳去打擊敵人；他知道側襲對於敵人是足以致命的；他對於突擊戰有着雙重的經驗；他包圍過敵人，但也爲敵人包圍過。他這些經驗，正是些可貴的戰略，但他並不知道什麼是戰略，怎樣就算可貴，而在他祇知道這樣幹是容易制勝的。

占鰲原是一個多匪地方的保衛團團員。他在保衛地方的許多次戰役中，曾經曆了不少的危險，結果却得到很多的作戰經驗。這經驗在今天，實在對他有着顯著的用處。

李占鰲是一個年近三十的孤身漢，爲人非常憨厚，忠直，天生的大身軀，紅赤赤的臉龐子，一對黑溜溜的大眼睛，兩道掃帚眉，烏得發了青，猛然去看他，不免令人發生一種敬畏的感情，加之，他的兩背的寬大，更顯出了他的偉岸來。因了這些關係，到處都被人們稱呼着李大個，占鰲這名子似乎被人們遺忘了。

人們這麼稱呼他，並不是惡意。相反在這種稱呼中，還多少帶點敬畏的意思，古剎對於人們的這種稱呼，毫無反感，他就這樣漫應着。

古剎的外形，生得這麼粗野，蠻橫，但是他的為人，却非常和善可親，就在酒醉的時候，他也沒和誰打罵過。他天賦的馴順，溫良，質直，而且沈默寡言，簡直這又成了他的一種性格，一種美德。不過也有一種最特殊的表徵在他身上反映出來，顯得怪不平常，這就是他雖然沈默，少話，他却喜歡和人接近；例如聽人們談談呀，看人們的各種活動呀，也偶爾插在人們話前話後發表發表自己的意見呀，由於他平時不多言語，所以他的意見，往往為人們所接受。於是，這一來便形成了李大個和人們之間的一種聯繫的關鍵。

李大個這次入伍，並不是應徵，也不是他自動地投軍，而是由於那地方保衛團全部的改編，改編之後，就正式地成為抗日軍了。

這次他們奉命接防遼河村，還是改編後第一次正式奉命作戰。當他們這新編

一師的全體弟兄出發的那天，大家就都特別感到了興奮，緊張。雖然他們全部不是第一次作戰的新兵。

他們接防的時候，顯然這裏已現出了戰時狀態，村子上的人家，誰也不再留戀，能走動的，都開始遠走去作他鄉之客了；而就以走不動的來說，他們也都作暫時遷避僻境荒山之計了。在他們大隊進駐這些村舍的當兒，這裏就祇留下幾隻野犬，來作這無邊寂寞的點綴。另外人影也不見一個，這裏祇剩下一片蕭條。到處籠罩了寂寞空人的恐怖，早晚號角的吹奏，更托出了一種悲壯淒厲的氣氛。

「啊，多冷落啊！」

占鰲和伙弟兄輕輕搖搖頭。

這寂寞的荒村生活，並未延長下去，好像寸寸進逼的敵寇特給我們只留出一個喘息的空兒。不久，他們就隔河作起戰來。這一戰，一直展到了一週後的今日，鬼子兵一次也未渡過來。敵方也曾用了各種渡河的戰略，每次都遭遇了

強烈的反攻，每次渡河的戰船駛到河心時，不是擊沈，便是擊退。

占鰲，默默地守在自己的哨崗上，眼像叢林的鷹鳥，在河上巡邏着，巡邏着，直到視覺感到了極度的疲乏而無所見之後，纔坐下來休息，有時也趁着這機會，

「惡寒……」。

今天，一個靦晴的天，暮色就特別早地昏沈下來。占鰲的想案也特別拖長下來。

他回憶着近十多天的一些事，一些血與肉交拚的壯烈事，不由得，他暗暗地激動着。於是他又握了拳頭：

「幹吧，反正大家伙誰也祇有一條命！」

一面咀了一句，拍拍屁股上的黃土，一面站起來，把右手向空一揮。

「睬！」

一顆流彈，整對了這個方向射過來：從占鰲的右肩下穿過去，幸而只在脅下

穿了一個洞。

「啊！好險呀！」他摸摸身上沒有什麼異樣，便漫然地驚叫着，但是並未出聲，然後，他精心地把身子依靠住那土坡的一顆老柳樹的後背。

天色越晚下來，該是近九點鐘時分的樣子。戰場上的砲火，下半年一直是沈息着，祇有偶兒一聲兩聲的步鎗，從敵方射過來，可是，這岸上並未還擊一下，祇聽着鬼子的挑釁，發狂。因為無謂的還擊，徒引起鬼子瘋狂的砲轟，這種犧牲，實在是太無意義了。他們統知這個道理，所以有時候，當沿河岸的弟兄發現敵人的潛動，本應予以射擊的，可是他們每每都嚴守着命令不動，祇迎接渡河的大隊。

占鰲看着沈息的戰陣有點寂寞的倦意，但又不敢沈睡，他依靠在那樹幹上，便覺得有些朦朧。

初月的夜，月光和星光是一樣地閃着微明，這天說是個月夜，大地仍淪陷在

無際的黑暗中，一切都埋在夜的魔爪下。

占鰲抓着槍沒聲息。

整個的戰場上靜悄悄。

祇暗中潛着兩陣對立的力的流。

「嗒嗒嗒嗒……」

不知從什麼時候，在自己的陣地上搖起來機關鎗，鎗聲密的不分個，簡直地也有排砲聲，聽過去，好像鬼子又在偷渡了，占鰲，驚醒來就機警的：

「糟糕，怎麼一匯就着呢。該死！」他自悔着，隨即他把視線集中在鎗響得最利害的地方去，眼光用力地注意射過那邊，那邊……但他並未發現什麼，他奇怪了：

「敵人登岸來了嗎？」他神經過敏地想：

「怎麼，什麼也看不見！」

當他這樣想着，又把視線掃過去時，不由他叫了起來：

「呵，那是橋……」他有點驚奇，又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視覺，但再把眼光掃過去時，那條像黑蟒的浮橋，却顯然地搭伏在河面上：

「糟糕！」

他不知所措地叫，在心裏起伏着一股自責的力量：「這不明明是自己的疏忽嗎？該死！」

立刻占鰲的面龐上，抹上一層死灰的暗淡。

這時，他更沈默着了。他像在深深地想着什麼……突然，他倏地站起身來，但立刻又伏下去，在這剎那之間，顯然占鰲在急遽地轉換着情感，而這情感是變得樂觀了。

樂觀的，堅決的，毅然，這些不大常見在占鰲臉上的表情，在這時，不可掩飾地透露着。

占賢伏在地上，輕輕地擡下肩上的鎗，背上的毯子，茶碗，飯盒之類，然後從鎗上卸下那明晃晃的鎗刺，迅速插入腰間，然後，他輕悄地又解脫了一些拖累的衣物，然後，他就順着斜峭的坡壁，滑向河岸去。

當他的脚最初觸及黃澄澄的河水的時候，在他心頭交集了悲喜的情感；生死，矛盾着衝突着，然而當他一聽見那震天的砲火，弟兄勇敢的衝殺，和敵人的橫暴時，於是從新又堅定了他的初志，同時他又想到：

「命反正一個人只有一條命，死也只能死一次，幹吧！」

這念頭當在他心裏打橫的時候，那已漫在河中的脚趾，就毫無顧慮地沈入水面下去。

滾滾的波濤，在交風中澎湃着，浪花如雪地翻倦在濁流上，水勢流得如何喘急啊！

占賢浸在沙波中，用全身的力量，控制着這水的冲襲；他除了僅僅把半個頭

都露出水面以外，全體都淹在水中。他聽着清晰的砲聲，他看見帶着火花的砲彈，從河那岸射過來，在天空畫了一道弧形，墜下去，發出了震動天地的爆炸聲。

「啊，好殘酷的鬼子，媽的！」

他在心裏暗暗激憤，恨怒，要咆哮起來。結果，他仍儘力地塞住自己的情感，默默地拚息着。同時，他把視線轉過那黑蟻似的浮橋時，祇見在砲火掩護下的鬼子兵成隊地渡過來，渡過來……

渡過來，便給自己的弟兄遮過了。這樣，鬼子犧牲很多，但終於給他們登陸了不少，而後面仍繼續地過渡着……」

占鰲看着，痛心的苦悶壓住他的呼吸。這時，在他的每個細胞中，充滿了的是殺戮的恨火。於是，他忘記了一切的禁令，潛入水中，方向對準了那條罪惡的橋樑去。他這樣的潛行，是使敵人的哨兵無法防備的。占鰲就憑了這一遮蔽，而

安全地潛至這黑蟒的腹下。

這時古鰲的心頭是一種怎樣的情緒，叫他自己也說不上，全體的血，燃燒着，感情激動得也控制不住；他想叫，他想笑，他想哭，他想跳，他也想捉住每個鬼子兵毒打；這些之外，他更想把每個鬼子兵喚上這座橋，好讓他痛快的來一次赤手殲敵。然而，這只是倏閃電的一刹那，便在他心靈上掠過去。等到橋上的一件什麼笨重的東西打動了他，他才顛抖了一下想起自己現在是站在那裏，這一來，他再不敢遲緩，迅速地，輕悄地，從腋下拔出那鋒利的鎗刺，他摸着那一個個扣得牢牢的環結，一刀，一結，一刀，一結。當一些重要又不重要的結被割斷了，然後再潛至那兩條粗的繩子下，鐵鍊下，拚命地用力一刀，一刀，一刀……那繩索立刻斷了，橋也斷了。那些正過渡在橋上的敵兵，像鐵塊一般一個個地沈下去，沈下去……雖然，那些敵兵都是有水上訓練的，然而，這意外的沒頂之災是無法迴避的，除非一些少數的抓住偶然的機會脫去了，其餘多數被喪送到那

## 急流冲裏。

古鯨看着自己的目的已經完成，便沿着自己的陣綫浮過來，他得意地浮在水面，看見自己的弟兄，突然叫着：「橋斷了；鬼子斷了退路，斷了援兵，斷了接濟，殺啊！」

這殺聲是一片地震着夜的原野。這祖國的土地，一時怒吼了；他們開始包圍，他們慢慢展開了零滅戰；他們用殺聲代替他們的歡笑。

這樣痛快地漸緩了一夜，差不多登陸的鬼子兵是全部被俘了。

當東方的晨曦，衝出了黑暗的雲圍的時候，璀璨的朝霞，映着這邊河村的那土坡的老柳樹的時候，當換哨的弟兄走近那個粗大的身軀的時候，那哨兵發現這地上的伙伴受了重傷；腳，一隻伸直着，一隻像是在要爬；而兩隻手却貼緊地抓了兩把黃土泥；在光赤的腰間還帶着一柄光刺刺的刀，刀上已染上了他自己的殷紅的血花。

這哨兵看着輕輕地點着頭，眼角已噙上了熱的淚。

「啊，原來是這樣的……」是他幹的……這事……這換哨的弟兄他若有所悟地自語着，走過去把那攤在老遠的一堆衣服，拿了覆在那地下的伙伴的身上，然後他立正着，流淚地致了敬禮，走了。

等朝陽再升上了一定的時候，哨兵李占察的名字，在那千萬的弟兄的心中，已永遠地打上了一顆偉大的印記！

## 硝皮廠

春林喘吁吁地停下他粗大而生着硬皮的手，刮刀從右手中落下地，一張皮板子，潤濕而光滑地又被丟在刮架的下邊了。

於是，他就開始片刻的喘息。

「咕咕……」

寬大的鋼刀，迅速地在帶毛的獸皮上，發出一種令人心寒的聲音。這聲音充滿了廣大的廠棚，隨着這咕咕的聲音，有一股異常強烈的羶臭味，從那些刮架上的獸皮中散發出來。

這種聲音和羶嗅，對於一個不習慣的人，是難堪的，可是削皮工春林他們，早已把自己的嗅覺訓練得適應環境了。

他們對於這種氣味，都毫無感覺地，一個個散佈在成縱列的刮架上，無休止地工作着。那和春林同樣地把由內地各鄉村荒僻角落裏，運來的那帶着赤塔色乾血塊的，斑彩繽紛的，毛茸茸的獸皮，一張張地過細而熟練地削刮着。

獸皮上的骯髒，和着寸來長的毛；成團成團地從銳利的大刀下滾落……而數百個工人勞動紀錄的汗水，也和那刮落的皮屑與毛團一般，滾滾地從他們冒着汗氣的粗暴起筋絡的臉頰流下來，打在癢癢的地上，浸滋到茸茸地獸皮中去。

他們都顯着沉重的疲乏，過度的勞累；眼，失神的木呆着，差不多在他們每個人的眼珠上，全都繃滿了混糊糊的迷霧；像是永遠沒有睡眠似的，樣子現得棉棉無力，雖然他們是這麼倦軟，萎靡，却是沒有一個敢冒着他們饑寒的壓迫而去休息的。尤其是自從日寇佔了徐州，開始他們以華制華的策略，強徵中國人民訓練的近半年以來，差不多上海所有未曾被燬的各工廠，都在直接簡接受着鬼子的壓迫或策動而復了工；尤其是皮貨需要量幾乎和槍砲一般的被需要着之後，沒有

國家民族界限的資本家，便表面叫着爲維持民族工業生命的延續而請求政府免徵地方稅，以減少他們的損失；向國家剝削它正常的收入，而骨子裏呢，却暗地裏在那兒把一批一批的皮貨，偷偷運上日寇的兵艦和商輪，去製造屠殺中國大衆的武器。

就由於倭軍部的高價和大量收買的關係，一面皮價日漸抬了頭，同時生產品的銷路，也正比例地如江河入海的大口一般，非常順利起來。

在這種情形下，起初差不多是每個工人都以爲他們加薪的時期來到了；生活的愁霧，可得到一個明朗的節季，可是他們這種想頭，落在沒心肝的資本家那方面去，却不是這樣的想法。

銷路多，出貨少，是他們最可惡的事，因而他們就遷怒工人的工作效率太低，不增加工作時間，就太便宜了這工作十小時以上的皮匠們。自去年的「一二九」紀念過後，就迫令延長工作時間，而工資却仍照原工開發。

大凡注意近些年報上勞資問題的人，總是總該意味到在這情形下，他們之間將會發生一種什麼樣的結局罷，現在可就再不是容許罷工的時候了，而且這裏的統制者，業已不再是一般人民的。一些失去靈魂，忘了羞辱、沒有節操，沒有祖國的資本家們，都歡喜地搖擺着他們的狗尾巴，托庇在烏卒的瘋狂的獸行下，用了他們少數的造孽錢，收買漢奸和浪人，強迫這些毫無武器的徒手勞工們，像豬糞般一任他們的壓榨，聽他們的剝削。一年來，孤島的工人們，已如在黑暗的地獄中；飽嘗了酸辛，受夠了飢寒的啃噬，已被壓迫到容忍的最大限度了。

從這時在春林他們的心中，深深地積壓下反抗的怒火；他們在等候着燃燒的機會，注意着報復的日子，低聲下氣的退讓，他們已經竟味到退讓的不堪的慘痛的結果。

他們都有極高的咬緊牙關挨打的磨練，但是，生的要求和死的威脅，却一天天地逼近他們，因之，他們就祇得對於抵抗的事留心着，準備着。

春林是這般裏年青的刮刀手，他青春的火，正橫溢着他整個的血管，和每個細胞。所以往日他的活躍、喜悅、豪俠、英邁、有力、差不多是全場的弟兄所歡愛的。一幅不修整的半長髮下壓不住的黑紫的面頰，墨樣的濃眉，像春水上的波層；流動在兩隻大略路的眼眶上，好像一顆明亮的烏珠鑲了洋子玉：黑的，是黑得那麼動人；白的，是白得那麼動人；尤其他那生就的粗聲帶，使他說話的粗聲，更增加了他無限壯健的男子美。

春林生長在柳暗花明的江南，混在都市的下層社會中長大，但他善良的習性，却就在這種崇拜「武松式」的英雄環境中養成。他見不得不平，他因此有些時候，常給那流氓之類的高手打得流血，雖然他常常是勝利的。

有一次是他們改工的黃昏，這時正是霓虹燈照亮了都市的黑臉，撒旦伸出了牠的鐵掌，惡魔張開了牠血口的初夜。小芳姑娘提着空了的飯盒，蹣跚地打他們身邊過去。

「阿林，再會」。她笑面嘻嘻地給春林打了個招呼。

「再會」，他孫應的低聲應着她。

她走去了。

春林也沿着這條修長的馬路走着；馬路已漫漫退出鬧市，路上的行人漸顯出稀疎，路旁已不再有閃耀着明亮燈光的商店，祇是偶兒有座洋房巍然在荒地上。路燈，在這裏現出寂寞的暗淡。

春林走着，前面突然像煞有人在叫喊，聲音是尖銳的，顯然，那呼叫者是一個女人。

「啊！」他驚愕的一蹶，便很快地走過去。

「救命……」女人的聲音。

「嘿，嘿，嘿……」一串充滿貪婪的狂笑。

「救……」女人的聲音低了。

「小芳姑娘，是我……我是毛發，你不認識我了嗎，喂……」

「噠三，認得你，驗盜……」女人的罵聲。

「你罵得好，芳姑娘，我毛發對你不錯，你……怎麼這樣，那個……」這胡鬧的話語，又從那黑暗中粗狂者口中吐出。

「你……毛發，再動手，我要叫啦，你放我走」。

「走，我陪你，我請客好不好，芳姑娘，我真喜歡你，你……啊」。

像個饞狼的叫吼，他瘋狂的糾纏着那女人。春林聽了這些，心中已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於是便急忙地跑過去。

「猙獰，他媽的，看老子揍死你個王八……」

春林罵着，抓起那瘦長的工頭，沒頭沒腦地就打，那叫毛發的傢伙，像遇着了狂風暴雨似地，驚嚇地叫：

「放我走，下次我再不……」他祈求着。

「媽的，弄壞死你不可！」

毛發在春林的手下掙扎了半天，並未認出對方是誰，可是，當他聽清了這陌生者的聲音，他忽然挺住：

「好小子，他媽的你敢打老子，討好她，是不是？」

「……………」

「好，今天算老子怕了你，再會。」毛發罵着，急促地走了。片刻間，春林陷在茫然的木呆中。之後，他把拉着他的女工柳小芳的手握了下手，安慰她說：

「怕嗎？別管他，我送你回去吧！」

「春林哥，謝謝你！」她說着然後把春林給她在地上撿起的飯盒整理好，就跟着活躍在青春生命中的春林走去。

春林對於小芳，祇覺得是一位嬌媚的姑娘，他却從未對小芳表示過一點什麼

愛的意思。

小芳有多少次偷偷地爲他做些東西送給他，有多少次示意她是在愛着他。然而，她失望了，她只感到春林的淡漠，冰冷。

毛發這奸邪成性的傢伙，却隨時在找機會對他們報復。報復，報復，這戰前的仇恨一直到上海退出了抗日軍之後，他才痛快地叫：

「媽的看你逃出老子的手！」

毛發常常在他們工作時攔那去打罵，自然春林也早惹脫出這有意虐待的環境，當他每次向廠裏提出辭工不幹的時候，每次總是無理地被追再去上了工，不然，在島卒統制下的上海，他是再也莫想走出去了。

這情形，起初苦惱着他，使他對毛發恨得刺骨；恨不待活剝了他。可是，等他們聽說廠主把硝皮賣給那在他們家鄉會瘋狂的燒殺，慘慘的姦淫，無情的搶掠的鬼子們時，誰也不管他們身邊的那些瑣事了。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這廠主是

唯一的大敵，唯一的漢奸！

他們的工作，都打不起勁來，誰也不願把自己手中做出來的東西，讓敵人拿去屠殺自己心愛的父老們。他們之間，便因此慢慢激起一股共同的仇恨。

他們一個個說服執持者，個別地去把一些他們能做的事分担着。他們一致地無形地把工作停滯下來。同時，他們也漸漸地接受外界愛國者的意見，並和他們發生了聯絡的關係。這樣他們的行動便開始受到廠方的嚴厲監視之後，牠們就更加憤怒。

廠裏的生產在高度地減低着。廠裏的注意和壓迫也正比地一天天地加緊起來。那無賴的毛發，已被提升做了總監工，廠理的倭顧問青板田太郎更派了七個台灣浪人，交給毛發指揮。他們都配帶了武器，他們在表面上說是派來監工的，實則却是來武裝壓迫的。

春林他們的工作被迫着加速地生產，廠裏已不再容許休息時間的談話。在每

座機間裏都激蕩着恐佈的殺氣，大家偶兒在工作中，只有用眼瞥或長吁來作爲結合復仇的記號。

這裏顯然已現出飽和的仇恨。

春林喘息了一口氣，走下刮架，預備拾取地上的皮板時，順子恰恰提了幾張濕漉漉的皮子走過來，他緊緊上前一步，他們就蓬蓬擦搓了肩，這時，順子迅速吐出一句話：

「准明早動手！」這低低的聲音中，充滿了堅定有力的意志。春林把頭一點，腰就趕快弓下去，順子並未稍停地走了。

這天，在工作中，平安地過去。

晚上放工的時候，春林把順子的話又告訴了五福，通知了阿洪。

然後，他急忙地近小芳的身後，叫住了她。於是小芳落在那大羣的女工後，

跟春林的一邊。

「準備的怎樣啦？」

「全齊啦！」

「帶進去嗎？」

「……」小芳點點頭，表示她的工作已全部完成。她恐怕自己的事辦得不妥貼，便低低地把她怎樣在硝房中按放了火油，棉花；怎樣已把乾燥的火柴儲藏起來的經過，向春林作了一個簡明的報告。然後，她便細心下氣地問：

「還有什麼要準備的嗎？」她張大了靈活眸子，向春林凝住了烏黑的細眉，木呆地等待他的回答。

春林聽了，歡欣地把手向她肩上用方一拍——對！就是這樣辦已夠了，現在我告訴你兩件事，要切實地記住：第一件，今天晚上你務必去長德叔那兒告訴他老人家，明早派幾個弟兄在法華路附近等候我們；第二，你要記准明晨十時把你最後的任務執行。

小芳聽了明晨這句話，臉上顯出似驚似喜地說：

「怎麼這麼快就動手呢！」

「是的，事不宜遲。記住你明晨的事就好了。現在，我還有事，明天會。」說着他把手一揚，輕快地轉身去了。

小芳看着春林健壯的背影，俊勇的姿態，在心中更增加了無限的愛戀，但是，一剎那間，他已消逝在昏黑的夜幕中去。

暗淡的街燈，把一個瘦長的身影映射在夜風洗淨的馬路上。路上，這時是早斷了街車和行人的。毛發失望地，疲倦地從工人區裏歸來，他冒着凜凜的夜露，個人孤寂地想：

春林這個東西，鬼鬼祟祟地，不知他媽地倒是想什麼主意，罷工嗎？休想。東洋人有的是子彈，這小子卻只能用兩顆呢？料他也不敢。所以，要說他想逃走，一個窮小子莫非他能飛出上母不戒！自然，看他東跑西跑的樣子也不像。

「那他幹嗎呢？難道他想鼓動暴動？這却有些像，但是他憑了什麼？赤手空拳，管什麼筋！況且春林這小子也在廠裏沒這號召力，況且又有着我毛發暗派的工人監視他，他們決不至有這「種氣」。

「當然啦，這說不定，可是我防備得就算不嚴，偵察得也不算不密呀，怎麼就連聽也聽不到一點？

「真奇怪！今天據說他們夜晚有什麼活動，今夜明明自己盯了他的媽一夜，這小子們不是安安穩穩地睡得像豬嗎？」

「這事真他媽的出鬼，這裏明明是安穩的，怎麼春林這伙豬，難道開老子們的玩笑嗎？」

「對，一定是這樣，媽的，好吧，老子認得人，老子的鞭子却認不得人，就走着看吧！」

毛發當和他的幾個打手從工人區出來分散之後，他走在歸途上默默地這樣想——

着，他挖空了腦子，在找中近日春林他們異動的真相，他絞乾了心機，也得不到一點可疑的證據，思索到末後，比較使他相信的，是春林用開玩笑的手段報復他。

他想到這便把恐怖的心，轉成了憤怒。憤怒，痛恨，這患着肝火病的毛發想是只有憤怒的邪火，在他血管中燃燒了。

在毛發敲着自已的家門時，天快天明了，曙色，魚白地已閃在東方的天際，這時，從一所秘密的郊游整區聯絡總部的平房的後門裏，走出了兩個人無聲地沿着一條僻靜窄窄的，縱橫的馬路，東轉西轉地走向法華路。當他們在急遽前進的時候，突然有人在對面行人道上叫：

「春林，玉福，早」

「阿洪，你早。」

他們打了個招呼，就各自進了廠。

廠裏已照常開了工，大家也都在安靜地工作着，樣子顯得比往常肅殺，氣壓因之也令人感到更低悶更燥熱。

這樣有點像暴風雨前的沉悶，可是，這天却是一個非常晴明的初春天，朝陽照在大地上，簫上雀鳥的唧喳聲，不是和往日一樣的悅耳嗎？

然而，這些對那浪人流淚壓迫下工作的漢子們，不再有春的感覺了；他們的心，都是陰暗地熾盛地；在燃着憤怒的火線，他們預備用這忿忿燒盡這邪惡的壓榨和剝削者！

是早上九點鐘的鐘嗎。

不，是一陣混亂的鬥爭的叫喊聲，打碎玻璃和鐵器聲，從春林極們工作的廠外攻進來，像潮水一般地攻進來。

「打啊，大家兄弟起來，打死這賣國的狗，漢奸，漢奸的牙爪……」

春林接應着外邊的力量，他便挺然地呼號了起來。

「打，打……」

「打，……」

整個硝皮工人都怒吼起來。

外邊的人，打進來，裏邊的人，迎着一齊再打出去。

這時，刮架，停了，被搗壞了。

機器間的機器，片刻後，便如破鐵堆棧一般，一些機器都折了擲得零亂滿地。人潮從四面分散着又聚攏來，正在人聲沸騰中，硝礦間忽然強烈地起了火。多濃的大火啊，屋頂迅速塌下來，火舌向四面的「可燃體」親吻，一刻也就燃着了。

春林擠在人前，指揮着，在他粗大的手中，握一支從毛發身上擷下的鎗，領着數十個兄弟，把目的完成之後，他便毫不遲疑地帶着他義勇的同志們去了，去了，又潛在孤島的底層。

他們遠遠地，向着正燃着烈火的，那爲企圖滅亡祖國的寇軍開製造皮子的確皮廠，都感到了無限的喜悅。

春林回頭看到正在呆呆的，微笑着的，那雙細嫩的小手，還捏一着匣火柴的小芳姑娘；不禁他們擁抱起來。她撫摸着她說：

「芳妹你做的對，就是這樣辦的！」說着大家相顧一笑！

隊長丁長雲有一隻從日軍手上取下來的鐘。

小小的戰利品，精緻，巧妙，樣子怪可愛的，誰得着都會當成寶貝地藏着。

其實這並不是真錶，是像鐘形的指南針，玻璃下鑲有八顆綠色的寶石，金黃色的指南針，游動着寶石的中間，定着那永恆的方向。

丁隊長常擺出這玩意向大伙說：

「他媽的，提不到活人，倒碰來這傢伙。」

「可不是，提他媽一個活的，就有意思了。」

「當時咱就這麼想，可憐他媽撞的……」

他叫着，伸長着頸項，當一聲吼起來，他的話全咽在喉舌下，祇從他黑的面皮上流射出憤怒和勇猛的神情。

「要是老子不受傷，鬼子的腦袋長連髮絲落在咱手中。」他老半天這麼說。

「噯，要是這樣就有意思呀！」一個弟兄隨便答着。

「噯噯，這樣就有意思……」丁隊長的話說到這裏，他依在牆角下，使那隻受傷的腿支在拐杖上，然後就深深的陷在思索中。

是一個深秋的晚上，天空裏浮動着灰暗的霧，黑雲密密層層地捲着，堆積着，望上去，天似乎低沉了，眼看就會下雨似的。雨前沒有風，一切祇顯出了高度的悶壓。

這時，遼遠的曠野中，傳來稀疏的槍聲，砲聲，距離較遠的天際，飛機在呼嘯。

成半圓的散兵壕，繞着一條細長的內河，三隊弟兄嚴慎地伏在壕中。

河那岸，便是鬼子的陣地，那些失去人性的畜牲，不時地在蠢動着，企圖渡過這條河。

他們幾次都被擊退了。

陣地上像暗雲一般地沉悶。

半夜，雨終於下起來，河兩岸的陣地依舊闐寂，就在這時候，河這邊的哨兵發現鬼子的工兵在開始架橋了；那如豬仔的傢伙，做工專真敏捷，他們在前衛的掩護下，拚命地工作，一刻也不停息地蠕動着。

這是多麼危險呀，假若等鬼子們架好了橋，喊一個衝鋒打過來，看誰能抵得住那超過數倍兵力的鬼子，丁長雲這單薄的一支人，可不就完了嗎！

「呵，完了……」這陰森的念頭，從那哨兵的報告，開始咀嚼着了隊長的心。他一時並沒有任何的反映，他祇把注意集中在對岸。

「媽那巴子，幹，先幹倒他幾個再說！」

「咱早臨陣了他前衛的砲兵，打，咱就先幹一團亂子。」

「呵，趁着他們架橋的時候，幹啊……」

「呵，幹啊……」

丁長雲聽着自己的陣地上，漸顯得有點鎮靜不住，於是他立刻領會到兵不由將的結果，那零亂的步伐，無指揮的推進與退却，啊……他有點抖，但他支持住，拚命地壓抑着怯懦，大聲喊叫起來：

「鎮定，喧鬧的，槍決！」這聲音散播出去，片刻間，全壕都寂然無聲了。

他又像慈母似地，感撫着聽命令的弟兄：

「輕點啊，弟兄們，再等一刻，聽着銜銜吧……」

丁長雲和他的全部弟兄潛伏在敵人的陣地上。

雨，下得更大，弟兄們全部淋得落湯鷄似的，在這樣的天氣下，人，有些吃不住深秋夜裏的苦寒，然而，並沒有一個人畏縮，大家仍是抖擻精神在等候那銜

錄悲壯的吹奏。

長雲正凝神注視對岸的敵人，身邊的電話忽然震動起來，他立刻去接，那電話是海慶簡短的心：

「該部衝鋒，破壞敵人未成的工事，挑選壯勇進襲敵聯隊司令部！」

長雲把電話放下，他非常敏捷地把一部弟兄分配在原防綫上，另外他自己挑選了三十個有膽識的漢子，帶了充分的手榴彈之類的武器，然後，命令副隊長死守原防，不得退却一步，直到全部弟兄與陣地同殉為止。他把一切安排停當，就領着那三十條頂天立地的好弟兄摸過河去。

河邊，叢生着碧翠的竹子，和沒際的茅草。它們在這秋風秋雨，發着簌簌的聲音，混和着河面上秋雨侵襲的聲音，在異常悲壯地伴奏着深秋夜裏的哀曲。

這情調是如此淒涼，長雲毫不顧慮地伏在泥濘的草叢中摸過去。

是第一個弟兄已下了河。隔了十分鐘，不見有什麼動靜。於是，第二個，第

三個……三十個，已全部又隱蔽在對岸的叢草中。

五分鐘之後。

三十條漢子全聽到了：

「聽——啣——」良然而止的一聲絕叫。

「呵，不好了，丁隊長……」

「輕點！」是丁隊長的應聲。他們全像在夢中一般，他們都在想！「是怎麼

回事？」

原來在長雲爬呀爬地前進時，一個敵人的哨兵正倒在密竹中打瞌睡，因此，這給他一個開力的機會，祇短刀在那哨兵的喉間一刺，一切就毫無驚動地又平息了。

他們分爲兩部各自仍向目的地摸索。

長雲領着二十個從河岸的叢竹間爬過左翼的岸上去。

他們正摸呀摸地爬行着，背後連續爆炸的聲音，接着是密集的槍，砲，轟呀轟地幹起來。

「隊長，甚麼回事呀！」魯莽的孫禿子低低地問。

「……………」

「喂，隊長，聽槍聲不遠呀。」

「輕！不要嘈囉！」長雲搶白他一句，於是禿子就啞然了。但大家都知道他在怒氣沖天地發悶氣。

這一切全明白的丁長雲，痛苦地想，炸橋的弟兄怕全完了，今天的任務的一半，是否已經完成？他想，該不成問題吧，精明的孟老廣，果敢的何柏山，不要命的吳玉德……他們一定不至瞎幹弄到白犧牲的。但是，這全難說，萬一是夫敗了，一切就完了，自己不算什麼，大伙回不去也罷了，然而全都弟兄，全河南岸不將要受到不幸的影響嗎！唉……………

長雲有點悲觀，但這不久也就過去了，眼前，還有積在肩土未完的任務啊！

「好吧，天明前敵人不過河，一切可以水落石出。」他一想到這，就興奮地又領着弟兄爬過去。

前面村上的房舍已經在望，而展在面前的就是向村子中心走的大路，這路能走得通嗎？繞過去吧？從那兒繞呢？結果是祇有拚着幹的一法，這二十一條漢子，夠拚嗎？

這些問題煩惱着他，更其是夠不夠的這點？真苦惱了他？

「是的，不能亂幹呀！」

半響。

他決斷地命令他僅有的弟兄們，從敵人的背後，用全部的傢伙：鎗，手榴彈突襲敵人，並在進擊的時候盡量吶喊，不得疏忽。

然後，他們相約以四時半為進襲時間，於是他們對了表，就分手了。

長雲三個把全身都貼住村邊，泥漿塗滿了他們的腹背，雨越下越大，簡直有點像六月天的雷雨，但這是綿連的，一時不會止息的，他們就趁着雷雨交加的暗夜，爬往村上去。

短短的泥路，像跋涉萬里征程的艱困，他們都準備着九死一生的最後掙扎，結果他們在敵人的疏忽中，竟使他們挨近了村子，直達目的地。

長雲整頓一下被泥水沾污的衣服，然後從腰間摸出表，看看還只四時整，於是，他緩和了心情，又從貼身的單衫的口袋中摸出了一匣火柴，他摸出幾根看看，全是濕掉了的，這時，他呆住了。他失望的倒出來，幸而還有半匣未濕，他這才放下心，然後，他輕輕地吩咐那個弟兄，就又獨自爬過去，大約有二十分鐘吧。

火，像一條龍一般在雨夜中活躍了。村後的柴堆和房子一齊冒起了煙，照得夜空通明，像日落時的霞彩似的，所不同的，就是顯得多一點煙。

烟火最濃烈的時候，鎗聲響起來了。炸彈也爆炸了，一股宏亮的喊殺聲，動亂了鬼子的陣線，互相踐踏着，誰也認不清了誰，尤其在鬼子的火藥庫從村南土帝廟爆炸了以後，他們更恐怖慌亂，這時，一種失了指揮的亂兵陣，清晰地現在長雲的面前。然而，這一剎那，他再無暇看這痛快的場面了，他祇牢牢記着未完的任務：

「炸毀敵人工事！」

「破壞敵聯隊司令部！」

「燒燬敵火藥庫！」

現在長雲爲了這些任務已陷身火窟中，他的任務也在這時開始完成了，他聽着前方的殺聲向後逼來時，他略略地在心下閃開了微笑，但是，這還不是歡笑的時候啊！他想。

他在泥濘塗塗了軍服的偽裝下，再繼續進行起他的工作，他用盡了手中的火

柴，滿身的手榴彈，當他快要放下空槍而用槍刺的時候，敗退的敵人已退出了這遼河的村子，而留在面前的已全是自己的兄弟了，這時，長雲想笑，但是那緊張的情緒消退了，受傷的臂部和腿部，突然猛烈地痛苦起來。之後，他就失了知覺，倒在一所大院子的堂房門邊。

長雲的記憶在這兒逗住的時候，他新癒的手臂，正落在那支在拐杖上的重傷的腿上。同時，他的眼光也正掃着那些散置後站在他左右的兄弟們的臉龐：

「啊！咱們當時要捉到活的就好啦！」

「是的，可惜把那聯隊司令官打死了！」

## 山城之觸

都人不識有干戈，

羅綺盡中樂事多！

一夜月明天漠漠；

漁火歌罷楚人歌。

筠仙聽得清清楚楚的黃團長又在朗誦那本近來從不離身的晚宋民族詩選了。她同情地搖搖頭，輕輕把手中的工作停下來，嘴裏低低地自語着：

「這個人變得太快了！」然後她就走向那緊靠着配藥室的二等病房去。

筠仙一進門就看着黃團長躺在床上正抱着那精巧的詩集專心地讀着，她走進來對於他好像毫未發覺似的，他仍舊重復着：

「都不識有干戈！」

羅綺幾中……

筠仙不等他再讀下去便走過去，溫柔而慰貼的說：「黃團長要多休息休息啊！」這話後面是一片撫媚的笑。

這時黃團長抬起頭來，看看是醫院的筠仙小姐，也就放下書向她招呼着了。

「楊小姐，謝謝你！」他說着從牀上坐起來，把身子的上半都依在白溼泥成的粉壁上，然後……說

「楊小姐，請坐啊……讓我告訴你今天我又讀到一首好詩，這詩簡直有點像今日這山城的寫照啊……儂極囉……」他說着從枕邊把那小書又拿到手裏來。他想向她讀，最少讀一邇給他聽。可是被她婉拒了。

「黃團長，傷還沒全好吶，身體也還不十分健康，應該多休息一下，少與書才是……」

「不，楊小姐，你一向不是最能了解我嗎！雖然說我是一個軍人，很少修養，性情是很容易暴燥的。但是，在敵人的炮火下，火網中，我却可以忍耐，十天半月不講話，不聊天，我一點也不覺得急，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能夠長期鎮靜，忍耐地應付戰爭的人，現在我不知怎地對這山城的環境實在有點忍耐不住了。」

「你看，同在一塊中華民國的國土上，當有些同胞正爲着大家爭取不死而拚死的時候，有些地方竟公然花天酒地任性享樂，他們好像簡直就不知道中國有抗戰這回事似的。這叫什麼話？這究竟叫什麼話啊！」

「……」筠仙聽了這些話，心裏就感到一陣痛苦，她覺得這話確實有道理，確實使人相當同情，令人憤懣，可是她的任務是祇能使病人安靜，使病人少興奮而不能用話再反激他，她因此便忍耐住自己的感情說：

「總要多休息休息才是呀，不是張大夫也一再囑咐你嗎。」

「團長，我覺得，您爲了您的身體，您爲了您的早日出院重上戰場去，您的確應多克制您的性子才是呀。」她一面說着話，一面把一雙烏珠般的光亮的眸子，凝視着他漸復康健；那蒼白中已透出微紫的面頰。她對着這幅面像，常會使她想起力與生命……這些充滿着活力的字眼，同時她也時常會從這幅面頰上，讀出一件件英勇戰鬥的故事來。

今天，這種情緒，又在她心上重復地顯現着。當她的話音落了地的時候，在她眼前的黃團長的影子，就越高大，昂然，英邁起來。

這時，她總以爲黃團長聽了她的話，會立刻又有一片牢騷的，可是，萬想不到這回的他是跌低了他的頭，一言不發地顯出照順慰貼，像羔羊一般底，這有點使她吃驚，更有些使她覺得奇怪，但她結果，却也一般的無話可說了。

「……………」

「……………」

這樣在他們之間散佈着一層溫煦的氣息。這氣息是多麼動人，令人陶醉啊！

他們就在無聲的情愛裏，大家都低垂着頭，好像似永遠地也不願打破這中間沈默一般。

在這一幕幕間，他忽然想到他初入院時候的情形。一個血污的重傷的影子，他是那樣容易地自取滅亡，隱隱地深藏在腦子底下，腦子，也是一大半被烏雲般的憂愁籠罩着。他不願說話幾乎是把傷病者應有的呻吟聲，也硬生生地埋在喉中。他一天到晚的睡，祇是睡，就連每次在大夫爲他施用手術的時候，在醫治痛苦的時間——因爲必須用麻醉劑的關係，所以他還是在睡眠狀態中。

當時，他是那樣地害怕，起初她對他委實有點駭怕，爲了自己的天職，她又不肯絲毫疏忽，或遲滯；因之，她在忍耐的看護他，侍候他，一直到

他的傷勢漸好，疲勞漸蘇，她才得了稍稍的解脫。這一兩個月以來她夠勞苦煩累的了。因此他對於她的感激，正比例地也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他向她說他此生不會忘了她的恩，並且他這快四十歲的人還會寫信告訴他的老娘，說她怎樣被她優待着，他要他老娘不可忘了她；另外，比如他看她在工作疲勞的時候，煩悶了，便請她到床前去，把一些慰勞的糖果，水果之類送給她，讓她休息，他還特爲她講一些戰地的故事，他說他們弟兄們怎樣在肉搏的時候，痛快地斬殺着怕死的鬼兵，怎樣巧妙捉拿漢奸，怎樣陰謀和日本的間諜鬥爭，怎樣……他常常說得她呆若木鷄，也常說得她興高采烈。有時說得她興奮極了，她就要求他。

「黃團長，傷好了，把我帶到前方去服務好不好？」

「這不是好玩的，怕你聽不得砲響就要嚇哭……哈……」

「不，不會的，我一定不會怕的，團長，您一定要帶我去。」

「好吧，等我好了再說吧！」

「不，現在您要答應我，答應我……！」

「好！好！」他每次擾不過她的要求，便這樣地慢應着。

他們這樣慢慢在生活上了深的瞭解。因此，他們的熱情，也就漸漸融和。

不過有一點近來使她不安的，便是現在他已能慢慢地行動了。他常一個人走到馬路上，街頭上去看看。

就在這時他以一個剛從荒涼的戰場上歸來的眼光，對這離開戰場的後方的山城鬧市，他感到了觸目心痛。爲了這，他每回歸去，便抑不住他的憤慨，向篤仙大發怨咀，雖然，篤仙老實地告訴他後方的人民是如何好，如何在努力着後方的抗戰工作，但是這沒用，結果他總是說：

「您這小姐太好了，專拿話來寬慰我，您這好意我是十分感動的，不過，我總信不過這環境……這環境……！」

「團長，不信也吧，將來事實是會給您說明一切的！」

「黃團長這回聽了她的話，也就點點頭！」

「我很願事實能給我證明是我說錯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認着時光的急逝，黃團長的傷已漸漸全癒，同時，他和篤仙的感情，也一天天地增高，他們都感到：「傷癒了的這天，便是他們分別的一天了！」

篤仙爲了這，不辭來回他：

「團長，您快出院啦，您真帶我到前方去工作嗎？」

「還不是那麼說嗎？——看吧！」

「不，我早決定，再不帶您走了。」

「好嗎，您別再逼我去，我准答應你就好了。」

篤仙自從聽了這話之後，她的生命力似乎更強了，尤其她近來的心事，幾乎

就只有一個：

「到前方去！」

筠倩，是直在黃團長的床前，腦海中正浮現着今天以前的一些情景，而陷在遐思中，她想着過去；他也隱昧到那將來在前線工作的快樂：

在這時候，忽然從高高的院牆外突進一陣強烈的呼號：

「打倒日寇！」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抗戰到底！」

「中華民族萬歲！」

這如海濤一般澎湃而來的呼聲，震撼了他們中間的沈默，喚醒了他們的深思，振作了黃團長的驚訝：

「外面在幹什麼呀？」

「是呀，今天是什麼紀念吧！他掉頭去看那靜靜地掛在牆壁上的日曆，上面

清清楚楚的寫着：

「一月九日」

今天沒有什麼紀念呀，怕是我們又有什麼勝利的消息吧！」

「我們不要亂猜；請您扶我一下，到外面去看看就知道了。」說着他從狀上就翻身起來。

筠備無辦法地陪他走出病房。

大門外，沿街邊，已擠滿了人。

在兩排人的行列中，顯出一條凹入的人的胡襠，中間正如一條龍似的延展開四個一排的大隊行列在行進着；他們都執着鮮豔繽紛的旗幟，他們在喊口號的時候，把旗子都舉過了頭；招擺得空中嘩嘩地響；人們的面孔全是一般地現出激情的光彩。

「啊，這是多偉大的隊伍呀！」黃團長低低地在心中叫了一聲。

這時，那衝心的大隊，一陣陣地快過去了，從那千百萬條的男女大眾們的腿下，揚起一個步調的和諧的進行曲。

筠仙看着眼前的大隊，再掉頭來望望身旁的黃團長，她看他在感動得微笑着，她在心下也笑了，她笑他今天是真的觸到這偉大的山城了！

筠仙想着，走下台階去，在人叢中那向前進行的大隊要了張宣言。

「歡送出征壯士」

她看了題目，就立刻悟到了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她走回去，向黃團長說：

「團長，您看出征的壯士多麼光榮啊！」

黃團長聽了這話，他也不再說什麼，只是笑了笑，這時他已為送出征的大眾的熱情所迷醉着！激動得再說不出話來了。

「今天我看到後方的人心是沒死啊！原來是我看錯了，至少也是我先看見着

到這山地的第一家。他似乎在悔悟的說：

「錯怕錯了，笑下。」

「這次比上幾次更激烈了呀！」

「怎麼這地方已出過幾次壯丁了嗎！」

「可不是，怕將來還多着哩！」

「啊，楊小姐，我真對這山城看不透呀！」

「不，黃團長，今日我們中國已到處是這樣了呢！」

他們正在談着，那大隊的壯士的行列，已延展遠了；那千百萬熱血沸揚，鼓舞着戰鬥情緒的送出征的青年男女的歌聲，呼號聲，已是籠罩了這山城的每個角落，掀起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的民族熱情！

這次以後，黃團長不再像過去的牢騷了。近來他一心一意希望他的傷早癒，希望他能快一天出院。他常想：一個人老是留在病院裏這成什麼話，尤其在這緊

急的最後關頭，一個革命的軍人，不到前方打仗，這該是多麼恥辱的事呀！

這種意識，固然是他一向的志志，可是，最近山城救亡抗戰運動的空氣之特別高揚，實在是更興奮，更刺激他的主因。

筠仙暗暗地看見他這種心情的轉變，一方面她在私自歡快，一方面卻也替實代他苦惱，近來她常常有些時間來安慰他，要他靜靜地再養些日子。

她告訴他，這院一共住了多少受傷的弟兄和官長，有多少一時難好的，而有多少却和他一陣地不久可出院的。據她說，在他們這批弟兄出院的時候，山城的人們，還預備給他們開一次歡迎出院大會呀！

一些安慰的話，和着一些重上前綫的消息，慢慢在近日沖進他的耳鼓，在聽着了這些話的時候，沒一回不興奮地叫：

「這回再上去，打不勝，就誓不回來！」

「是的，我們相信我們是會勝利的！」筠仙在旁笑着。

這樣日子就慢慢地過去。

黃團長的傷已是痊癒了的。

有一天。篤仙正陪着一些傷癒的弟兄收拾零亂的衣物，聽到窗外有人叫

她：

「楊小姐。」

她趕忙放下手中的東西走到窗前，看看在外邊的槐樹下正站着黃團長，他武裝整齊地顯出一種異樣的英偉，於是她閃開了常常的微笑說：

「黃團長，有事嗎？」

「是的，我想請您把您經手的一些東西給我整理一下好嗎？」

「……………」她點點頭，然後就給那正在灣着身收拾東西的弟兄打個招呼走了出來。

「黃團長，恭喜您出院啦！」她微笑地說。

「我們就要分別了，謝謝您這幾個月的辛勞！」他怪熱誠地說。

「不，您不用客氣吧，院長等一下來了，他一定會准許我到前方去，以後我就要多煩擾您了。」

他們謙愛的談着，把東西才收拾好，外邊忽然響起不分個的爆竹聲，歡呼聲，以後就是一大隊男女學生走進這房外的院落。

他們唱着慰勞傷兵歌，脚下打着整齊的步拍，這樣子多熱烈啊！

篤仙看了這情形，知道是歡迎黃團長他們這羣傷癒將士出院，於是她帶着惜別的細微的聲音：

「黃團長，歡迎你們出院的學生隊來了，你看，他們是多麼熱心啊！」說完她望着他的臉。

黃團長與奮一笑了笑，然後給她搭訕了一句：

「您怎麼樣呢？」

「我嗎，我一定要跟你們到前線去服務。」

「院長不許呢？」

「不許我也走，答應我在您的這部隊中工作。」她激動地撲到他臉面前去，把她的雙手握著黃團長那已起了老皮的指掌。

他急待她的手在發熱，同時他也觸到這好幾年以來從未曾觸過的溫柔，這時，他有些過度的興奮，於是他便自然地把手一用力，完整地把握仙那細緻的手全握在掌心中。

「好，祇要您決心去，我想我們弟兄一定歡迎您去的。」他又把手用力地一握，他們都沒有聲息地悄對着零亂的病房。

這時候，傷癒的弟兄差不多從房中走出來了，連那其他的看護和大夫，也一齊集中在院子裏。

「我們也到院中去集合吧！」黃團長看了院中的情形說着，就給篤仙一道走

過去。

院中本來就整齊地站了一隊歡送的男女，另外現在無形地把院中的人分站在一邊，而傷癒的將士站在一邊，他們在形式上並未整隊，却顯然是這樣整齊地分列着。在這管兒爆竹又響起來了，那數百男女的呼號也緊緊高揚起來

「歡迎傷癒將士出院！」

「歡迎傷癒將士重上前線！」

「優待殘廢將士！」

「打倒日本軍閥！」

「消滅日本……！」

「中華民國萬歲！」

「……………」

「……………」

這呼號似連珠砲一般震着靜穆的院落。這情緒是多激昂令人動心啊！

黃團長望着這熱情的男女，真感激得要落下淚來，大家弟兄每個人都都在傷癒的面頰上掛了興奮和感動的徵笑。

這時，院門外的千萬歡迎的大隊，也整列地過來了。於是這數百傷癒將士誰也不遲疑地站出來，走在這歡迎者的前面，向院外走去。

那一致的步伐，發出和諧的調子。一時，這山城就被歡呼的大隊的歌聲活躍起來！

## 鹽的列車

「馬義，馬義……」

「哼……什麼事？什麼事啊？」

「到啦，到啦，準備下去！」

禿子馬義擠擠堆滿了目矢的睡眼，向着大半個身子已懸在那堆積如山的鹽包中的小四子望望：

「到了嗎？」他驚疑的問。

「還有七里路的光景，就到站，現在已入張山嶺，我先下去，啊，我先下去

……」  
小四子說着從鹽包堆裏，躡出來，他像一隻老鼠，輕輕的伸起頭頸，把眼睛

對車尾處的「守車」霎一霎，那掛着綠燈的車門，靜悄悄的，燈是熄了的，守衛的巡警，這時已隱跡於車門外了。

小四子機警的把身一躍，跳上鹽包，那樣子像一隻壁虎伏在鹽包上，他不再動，只靜聽着四周是否有什麼音聲。

車，進行在五月的破曉裏，帶着隱意的風，夢一般的吹來，輕輕的拂過這鹽的列車，小四子微微感到一陣適意的暢快，回頭，這時不再是上車時那般的緊張了。

隆隆，隆隆，震着四野的車行聲，單調的，不間斷的，像一隻偉大的催眠曲，把車上所有人們都送入了夢境，車頭上的伙夫，車尾上的鬼子兵，統睡了，也再沒有一個是清醒着的。

小四子望望時候已到，於是他就一刻也不再遲緩，把身子挨近那靠車箱邊的鹽包，兩隻手捉着車身上的粗繩，然後，把一隻腳伸在鹽包上，用力的一推，鹽

包翻了下，他再一蹬，鹽包翻了一個身，朝車下滾去。

一包，再一包……

小四子迅速的把鹽包運下去。

當他又預備把手伸向另一包鹽的時候，突然從他背後飛來一顆流彈，穿過他身旁鹽包的一角——「噠」的又飛去了。

這時，小四子知道走了風，於是他輕快而伶俐的把身子貼上車皮，然後，他敏捷的把身子伏到機動的車身下。

啞啞，啞啞，車仍進行着。

啞……

啞……啞……啞……

告警的哨子，一串的響過來。

車頭，車尾，鬼子兵全驚醒。

兵兵……

他們朦朧的，無目的紛亂的，一致在無謂的耗費着子彈，足足有十分鐘，他們才發現並沒擊中，然後他們咀罵了：

「馬鹿！」

「中國豬！」

「支那胚！」

馬義，聽着這一陣密射的槍聲，知道小四子出了亂子，這時小四子究竟到那裏去了呢？這成了他的一件心事。他把頭縮在車角裏，向四外聽着，好一會，並不見再有什麼聲音，可是，他並不敢就躍出來。

只是等着，和那伏在車身上的小四子一樣在等着。

車，越慢了，這告訴馬義和小四子說：車要到站了。

這時小四子，不再等什麼，實在也不能再等了。他於是習慣的把身子慢慢着

了地，讓車從身上，懸空的過去，過去。

小四子被遺棄在身子後邊，他脫了險。

當車子馳過去之後，他看看車是遠了，然後，他纔立起身，走向背着車的那方面。

小四子這時心裏想着：

「今天，是十七包，不，有十九包。」他想着，但他自己終於決不定：

「管他，反正十包是靠住的。哈哈，十包……至少這又換他媽的好幾百……」

小四子想着，不自禁的笑了笑。

「媽的。日本豬，才真是蠢貨，——放了半天，沒動老子一根汗毛！」他自言自語的咕噥着，一身充滿了興緻。

「吧！」

「塊泥土打過來。」

「哎喲……」小四子躲了腰，抱着腿就叫。

「你他媽的先逃了，老子幾乎送了命。」

小四子一聽是馬義，不由他一興奮，把頭抬得高高的一看，果然是他，他於

是忘了痛的說：

「馬義，你這小子還不死，我以為鬼子把你『做了』！」

「你他媽的，你才給鬼子做了！」

「好好，別鬧，我問你，你怎麼跑掉的？」

「還不是給你一樣麼？」

「可是你的事幹了沒有？」

「怎麼不幹？來幹麼的？」

「你呢？」

「至少十包！」

「好，這回又算咱們得了手。」

「哈哈，弄鬼子，還不是易如反掌！」

「哈哈，你媽的又吹了。……」

沿着鐵軌，他們又回到張山頭，這時，那遠遠的道傍正有一堆堆的人在搬運着什麼。

「喂，他們已經找到了。」

「哎，一定是他們來搬鹽……」

他們一邊談着，脚下不由的加了勁。

一刻，前面忽然有一個人在喊：

「小四子來了，小四子來了」

這時那人堆住了手，把頭都掉在一個方向：

「馬義哥，在這裏呀！」

小四子拉了拉馬義：

「小香怎麼也跑來了？」

「管她呢！」

他們說着走到衆人面前，他們都向他倆打着招呼：

「我們纔聽了一陣槍聲，以爲你們出了亂子。」

「不用慌談這個，這個我要問，今天一齊幾包？」

「十九包！」大家的聲音。

小四子得意的說：

「是呀，我算得清清楚楚的是在第二十包的時候，鬼子兵放槍的。可是，這一包來不及了，所以就只弄了一個十九包。」

「十九包，已經不少，不少了。」大家說着，那作爲童養媳而叫馬義哥的小

香，忽然叫着：

「火，好大的火啊！」他驚奇的。

「火，起來了。」大家會心的說着，望望那臉色嚴肅的馬義，馬義點點頭：

「這回燒准了！」

「是的，這回是燒准了。」

大家說着，臉上都罩上了像朝霞一般的勝利的光彩，搬運着那十九包勝利品  
逃去。

插

大領兒被關進這大院子之後，快夠兩個月。在這短短的六十天中，他簡直像害了兩年病般地苦悶。他一向住在那無際的原野裏，無拘無束，活像野馬；整日地到處馳騁，整日地山裏湖裏地玩耍，沒憂慮，沒愁怨，小臉上常年的抹着一縷無邪的天真，無邪的笑紋。雖然有時爲了太頑皮，使娘發了愁，狠狠地打上一頓。但這對於他毫不在乎，頂多哭一陣子，也就算了。以後，他那英雄的氣概，仍表現十足地領着一羣野孩子在田間，在荒郊，在莊子上的廣場中，表演着各種神話中的大王登極座殿一類的故事，因此全莊的長輩們不管誰一見了他在玩這套把戲的時候便說：

「大領，你登極座了殿，給老爺子做什麼官？」

「老王爺。」他一點也不遲疑地答着。那些年長的人聽了，哈哈地笑開了嘴，然後對大領擺擺手說：

「好孩子。好孩子。」便打着哈哈去了。

有時候，大領也領着他的小朋友們演打倒東洋人，活捉日本鬼這些把戲。他們常把扮日本鬼的那個孩子，從莊東頭，趕到莊西頭，從場子上趕到林子裏。他們這麼追逐着，直到把鬼子打敗了，並演了假槍決的一幕，方纔罷手。

大概是因了這種關係吧，大領他們對於日本兵一點也不怕，甚而在他小小的心靈上，還感到點輕蔑，他以為東洋人是沒有種氣的。他們近來聽到鬼子兵快打來的時候，他看到大人們都憂形於色，惶惶不可終日的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看到大人們三三五五議論着今後行止問題的時候，他，立刻發生了疑問：東洋人有什麼可怕？怎麼老爺子們嚇到這樣？他想想平素對孩子們的那幅兇像，他便天眞地快意地笑了。

大領的日子，起初並不因娘老子們的不安而不安，他一樣地終日鬧着。但過些日子以後，等他的一些小朋友都慢慢地被關在家裏，不再讓他們出來時，他立刻孤單得像隻落草的燕子，到處是撲空的。他因此感到無限的驚異，驚異對他祇是驚異，他是不了解他自己的驚異的。直到後來，他自己也被爺爺關在家裏不許出去時，他纔有點感到大禍將臨的危機和空氣緊張的壓迫。

日子就這樣苦挨着，莊子上好像家家死了人樣地到處都蕩漾着死寂。

一天，天快亮的時候，大領還睡得正甜，他忽然聽到娘急促地叫他。他揉揉眼，不耐煩地問：

「娘！啥事？」

「大領，快起來。」她驚悸地喘着氣。

「哼哼」，他沒聽清楚娘的急促的聲音，還像平時一般地討厭着娘。娘聽他這種懶鬆鬆的腔調，有點生了氣。

「快，快爬起來呀；死東西！」地說着把他拖起來，他仍揉着眼，仍「哼」地要睡。

「噏！」娘的大巴掌，落在她肥油油的屁股上。然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衣服給他穿上，拉下牀就向大門外跑。

這時大領完全醒過來，他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雖然他感到屁股有些痛，也一聲不敢響地祇跟着娘跑。他一面跑，一面看到爺爺他們担着箱籠在前頭的那種不堪負担的樣子，同時他並聽到爺爺不時地在發聲中叫：「大領娘，走快點呀，快……快呀，把大領拉結實，別掉囉……」他知道這情形糟糕，他糊裏糊塗地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祇從這眼前念莊人們零亂奔逃，哭喊，和那轟隆轟隆的槍砲聲中，微微地想到：「怕是這些時傳說的日本兵來了吧！」這時他想到，却始終未敢開口。

在一片淒涼的夜風中，人間一幕悲慘的戲揭開了。

人，不斷在槍聲中傷亡着，被衝散的孩子，夾在逃亡羣中悲哀地哭號着。大領看了這種情形，不甯得他自己也怕了起來，那扯着娘衣角的手，就更抓得緊，拉得牢了。

人們祇管逃啊，逃啊，誰也不顧脚下崎嶇不平的道路，誰也不敢因負擔過重而停下來休息。這時在那些逃難者的心裏，除了死的威脅，便祇有生的要求了；什麼財產、牲口，他們再也顧不了那許多，尤其在鬼子兵越追近時，他們的這種顧慮就越淡。

大領跟着爺娘和千百的鄉人急急忙忙地逃，他翻過了一個土山之後，他已滿身是汗，小嘴張開來，氣喘噓噓地喘個不住：

「娘，歇歇吧，走不動啦，」他仰望着娘的臉，娘懷裏的小弟弟。他看到我臉上，正冒着汗，汗打額上滾下來，噴，上氣不接下氣地喘着。她聽了他的話，沒說話，祇把他拉一把，然後又拐動着她的小腳趕上去。祇這一剎那，她丈夫已

丟下她不少路了。他們趕緊跟上去，跟上去。

「娘！歇歇吧，歇歇呀！」他拉着娘的衣服流下淚，哭了。

這時，他們後邊的槍砲並不因為他們的勞累而稍停，鬼子的機關槍正相反如水的從山上掃下來，人立刻被打倒一排又一排。於是，他們更亂更亂；人救護着人，笨重的箱籠，不少被擯棄了，人空手逃了。於是，秩序更紊亂，就在這頂緊急紊亂的時候，大領突然撤開了他拉得緊了衣角的手：「噯啞」的叫一聲，倒下來。在這情形下她想把懷裏的孩子放下來去抱大領，但是就這一刻，她也中了彈倒下去，懷里的孩子，於是「哇哇……」淒涼的號陶起來。

夜，就這樣越過黎明前的黑暗，在朝陽下遁去了。

大領醒過來的時候，他已睡在一座生疏的大房子裏。房裏統統是和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他不認識一個。他的眼在房裏梭巡了一遍，然後落在那寬敞的大門上。門口站了一個兵。這兵他像是沒有看見過，粗粗短短的個兒，是個矮子；臉上

生斗臉的橫肉；眼珠子前筋絡上紅紅地，像害眼才好的模樣；手裏拿着桿槍，槍上的刺刀雪白地放光。他看了不由得在心眼里一沉，他想：「我到了什麼地方？娘呢？」想到這些，他覺得想哭，扁扁嘴，淚滴在眼里，結果，他扯扯袖子把淚拭乾了，沒敢哭。

他自個呆呆地想，想他到了什麼地方；他怎樣才到這地方？他想着，想着，朦朧地記起了那逃出的夜，他中了彈倒了以後，他怎樣逃出的？可忘記不起這些來了。

大領起初被送到這地方的半月，那小模樣簡直失了他英雄的氣概，加上腰子受了傷，人顯得一天到晚沒精神，可是傷好了，和那些給他一般遭遇的孩子漸漸混熟了的時候，偶兒也出來玩玩。

他仍舊不忘他的大王座殿，打東洋九一套把戲。正當他們玩着這把戲時，便被那像兇神似的看守制止了。甚而，後來向他說：如果再玩還要挨鞭子，那看守

告訴他：「不許這樣玩，再叫『打倒東洋人』便送去發！」

從此以後，他心裏想這樣玩，也就再不敢想。

大領的傷好了很久，小個子，又一天天結實起來，臉紅，像塗了胭脂，紅紅地，小眼靈靈地發出黑的光，人們只要一跟看過去，便一定覺得這孩子的健康可愛！

有一天，早上剛起來吃了飯，那像閻王爺的看守走進來，在他們之中挑了十個去，大領便是一個。他們走出門，再被引出一間不許走出的大院子，然後，沿着條冷清的小路走到一座房子，房裏一股洋藥氣，迎面撲來，大領覺得鼻子有點癢，於是便「阿嚏」連打了兩個噴嚏。然後他們在「排長發哇哇」下來，等不片刻，一個嘴上留着小鬍子，穿着紫色衣服的矮個子，嘴裏唧哩唧哩地從樓上走下來，手裏拿着隻不知叫什麼名堂的玩意，有半尺長，前頭透亮的，好像一根他家串「元寶」的針，他走近到他們面前，他又說了些什麼不懂的話，祇

見看守把這一個孩子的膀脛從衣裏拉出來。那孩子不知道自己將被怎樣處分，於是嚇哭了，他掙扎着抽回他的手，但是，小膀脛沒氣力，那針終於刺進肉下去，那樣子只一動，便再沒感到異樣，他也就止了哭望着。

大領初看着有點怕，等那孩子不哭了，他看從針中，漸漸流進了半管紅紅的血，他這時不但不害怕，反倒覺得有趣起來。

一個，半管；一個，半管，到輪到了他，他一點也不怕，讓那嘩呀呵啦的矮子抽。

抽，抽，抽……

他們十個都抽完了，由那矮子每人給了一包糖，就被領回去。

回來之後，大領覺得想睡，可是那包花花的糖果，却攪着他的心。他把那包糖，珍惜地打開來，送進嘴裏。他感到異樣的甜，這甜是他生來沒有嚐過的，也覺得非常可口，適宜快樂。他把那包糖的紙，仍舊放進紙袋去，然後坐下來。他

把面孔轉到那幾個和他今天一樣遭遇的孩子的身上。儘看他們回來後，只一個個還和他一樣玩着，其餘幾個都倒在牀上睡了。

大領對於他們毫不關心，祇以爲他們醒了。

隔了兩天的早上，大領他們之外又多了十多個孩子，在看守的引領之下，又被送去抽血了；他不知利害地低低地告訴那些新加入的孩子：「咱們今兒有一包糖吃呢。他說着自己笑笑，那些孩子並沒有回答，却點了點頭，他們漸漸地又走進那有洋藥味的房子去。

他們這樣把日子在抽血管中度過去。在最初的時候，誰也不覺得什麼，日子一久，他們便病了，有的甚而因此死了。

大領看着那些常常搬出去的小伙伴的屍身，他有點難過，更奇怪怎麼他們都死了呢？他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死；他也不知道他們怎樣死的。他只見那些孩子，丟掉的糖包，又被那看守拿了去。

大領就在他天真無知的不幸中，渾渾噩噩地把日子過着。然而，他畢竟是個孩子，終於支持不住，兩個月以後，就病倒了。

他覺得懶，要睡，睡下就不再氣力爬起來。他倒在孩子漸少的地鋪上，覺得嘴裏又苦，又澀，東西不想吃，就是對那頂愛好的糖，也不再願睜它一眼。

大領在病中，自然是沒有誰走來問一聲的，他一天到晚暈暈地睡着。這時，他真有些忍不住想娘的念頭。

「娘！娘啊！……」

他在高熱下，發着悽悲慘苦的夢囈，他不自覺地呼喚起來。

「啊，娘，……」

他這酸悲的呼喚，除了增加那些還活在抽血器下的孩子們的思親的念頭外，對於那些殘酷的兒子和漢奸，祇有覺得煩燥。他在夢中遇着他的那羣演大王坐

殿和打倒東洋人的小伙伴，而又玩起這套把戲的時候，他便歡快而憤憤地呼喚着：

「打倒東洋人！」

「打倒東洋人！」

然而這聲音是會激怒鬼子和漢奸的。這聲音嘹亮起來的時候，那看守手裏的無情鞭子，便把他沒命地抽着；他這時的夢覺更高了……

「打錯了呀！咱們要打東洋人呀！」

「打…………」

## 媳婦的運命

濃霧；悄悄地，默默地，在堆砌着秋之空寞的原野迷漫着……

斬開了連山脈絡，直挺挺的鐵路，長眠着，在享受北國冰霜的淫蕩的撲塵……

……

被迫而離開了自己熟識的窠巢的受難者們，上帝賜給他們一個安全的地帶了……但他們的被損害，却永遠永遠不會被記憶遺失，浮在他們腦海的，攝奪掉自己生命的田蕪、牲口、茅棚、鐮刀、鋤頭、穀麥、大豆……啊，那些香甜的食糧，只要一想起它們，心頭就要生起憤怒的火花。

憤怒是會爆炸為復仇的火花的……

順公公帶着他夜裏哭過的浮腫的眼睛，在巡邏他那滿是補釘的破褲上的虱子

一個又一個地那些遭遇慘不幸的生物，給他輕輕地輪動一下指甲，便立時碎  
 答一個細小的，短短的，爆炸的聲音就毫不費力地死去了。

順公公結束了他的工作，向四週親暱地望着，默默地傾聽那獲自心靈的哭聲  
 。然後，他望見大寶的青銅烟管了。這時，他才想起自己是兩天沒有享過這幸福  
 的了。於是他對那含有魅力的誘惑叫：

「大寶，就只你一個人嗎？」

大寶像挨了鞭子似地，迅速地，從嘴裏拔出了煙管：

「是的。……太太已經……死了……姐姐是被日本鬼子……」

「過這邊來坐。」

大寶舉起了他過度疲乏的腿，慢慢地走，在地上找個位置坐下。

順公公拔過來大寶手裏吐着青色煙霧的煙袋管，饑鬼一般地吸着。

「你呢？公公。」

「我也是一個人，一個人啊！」停了一刻，順公公忽然睜大了他那大而深陷的眼，悽慘地，歎息着說：「萬不想……呃……我還要在外種……這大的年紀了。」

「這都算是你的福氣，像劉老太爺，呃……他還要死在日本鬼子的刀下呢！」

人們開始集合着，談論着他們怎樣脫離險境，怎樣看見那股暴徒們的瘋狂的屠殺，和自己的軍隊怎樣進攻，怎樣退却，這些他們一生也沒有見過的恐怖的、悽慘的、不幸的經歷。

不知隨到怎樣一個節目，順公公就擡起他們的摩一般的腦袋，

「我家的那個可憐的婆娘兒，你猜她是怎樣上當了的啊！」

「你說怎樣的？」

順公公說：

七月初十那天夜晚，你們該知道，這邊的隊伍是怎樣稱日本鬼子掙的。火像蜘蛛網似地，聲音像山崩地裂似地，拚命到頂激烈，頂利害的地步。我們媳婦，孫子和我，最初躲在一條水溝邊的，可是，不很穩當，我們就再跑回家去。我們知道地坑裏面是比較安全的，人們也不容易發現的，子彈更打不進來。所以我們就定妥了主意下坑。可是，我們却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沒有帶上我們吃的。這樣我們挨着餓蹲了兩夜，後來穿着皮鞋的脚步聲就在我們頭上不斷地震響着。我們起先不能斷定是自己人還是日本鬼。我們只聽見槍聲已是遙遠了。朝裏模糊了。這時我正想不出個究竟的時候，不料孩子已忍不住饑餓大哭了。

「怎麼辦呢？」大家都這樣地說。

我們的話音還沒落，一個聲音便從我們頭上噴起來了。他是怎樣叫的？說不出來，只叫——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他媽的巴子！

——我們屏着氣，彷彿死了一般，那時我們以為這樣一來，也或許無事的，可是

不成。他不走，而且還叫來了一個人——個漢奸。

「下面有人嗎？」他粗暴地問：

「沒有——我這老胡塗，是怎樣地蠢，天啊！竟這樣地答應出來了。」

「沒有，沒有又怎樣在說話呢？」

「那麼，起來哪。」是那漢奸在說。

「到這時，我知道擺在我們眼前的，橫豎是一條死路！沒有辦法，只好出來。」

「通統出來了嗎？」

「是的，統出來了。」

「晃晃地槍刺對着我們，使我的心臟都戰慄了，忽然，其中的一個猶笑着，像一匹兇猛的狗熊。他魔鬼一般地朝我的媳婦移動，媳婦嚇得眼淚也流出來了。終於他抓住了我的媳婦的胳膊，最後是一隻手。後來却加上兩隻……媳婦掙扎，叫，可是有什麼用呢？她的衣服被撕裂了，孩子從她手中滾到四五丈遠的一處

，直叫，至於我，我這老糊塗簡直一點也不中用，連跑去把孩子拾起來也不敢。你們猜猜，我的腿是怎麼在戰慄啊！現下想想總像牲畜進了屠場看見了劊子手的鋼刀那樣吧？不錯，簡直就是這樣的。」

「我們媳婦活不成了啊！」我戰慄地想着。

「就在這個緊急的當兒，啊，天老爺呀，這是多麼好的機會啊！也許是我的祖宗的積德，或者是我一生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天老爺保佑我吧！——噫——你猜是什麼？——是槍聲呀！就在我們的屋後；但是却不知是什麼人放出來的。——日本鬼子這時簡直嚇得發暈啦！有一個連槍都掉在地上；女人也不要了，逃啦，他媽的，一溜煙地，真似老鼠聽了貓叫般地逃走了……」

「可是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太平了。風波還在後頭呢！」

「媳婦收拾了他的哭泣，咒詛着怒罵着彷彿發瘋了一般。」

「遭天殺的，遭雷劈的……」她罵着。

盜，賊種。」

「可是，你想想吧，天不會變，雷也不會劈的，他們依舊是一羣活生生的強

盜，賊種。」

「怎樣辦呢？」我說：「晚上他們一定又要來的呀！」

「我去死了吧！」兒媳婦無法就只想到死。

「可是孩子呢？」

「她經我這一問，就忍不住心把孩子拋棄了，於是，她改口說：

「那麼我們去做難民去吧！」

「那麼我們就走！」

「可是我們不能空着兩手就走呀！我們還要帶一點物件。那是你們知道的，

咱們一個鄉下人，什麼不很寶貴，不覺值錢。况且那些東西又完全是用熟了的，

幾乎每樣都不想拋棄。」

「這樣，摸索摸索，天就完全黑下來了」。

「爸爸，天晚了，快走吧。」

「天啊！叫我怎樣辦呢？——你快把大門關好。」

「媳婦出去了，門關了，靜了。」

「但不久，門被擋着了。門開了之後，我聽見許多慘叫的聲音，掙扎的聲音，可是我卻不敢走上前去。那時，我是抖得多利害啊……」

「這樣掙扎，撕打的聲音很久。」

「再後來是完全靜止了。我……我試了四五次，才敢走，走去看看她，啊，我事先還叫了幾句：「媳婦……媳婦……怎樣了……」可是沒有動靜，我以為這是我的聲音輕了的緣故，後奈，我走了過去。啊，天啊，那是什麼？什麼一回事啊？——七條死屍，連我的媳婦也在……」

顧公公沉默了，垂下了他悲痛的腦袋，好像在回想當時那個悲慘的情景似的。

「你的孫兒呢？」

「事發前在他的外婆家去了，我是不能帶他出來的。」

顧公公底話說完，死一般的沉默抓住了這默默的空間。人們的臉上和顧公公一樣，都是充滿了悲憤、緊張、和痛苦的嚴肅。

## 螺山村

深秋。

西風呼嘯着，打遠處的北方吹來，那籠罩全螺山村桂樹的幽香，漸漸地消散了。

這一帶山麓上，已失了他的青綠，出陽返南的平原，也是彌望千里呈着萎謝駭格的景象。這一切圍繞在茅屋毗連的山村週遭，色調顯得是恬淡，靜穆。

秋天的太陽，洒着溫和的光芒，照着來往在飛揚着黃土的村道上的行人，人們，似乎都碌碌地奔忙着，但也有不少表現着無聊閒散，在遊逛着，往來着。

沿這村道旁，有兩排疏落的店鋪。那些鋪子中，除了一家兼賣煙紙、針線、醃菜之類日用品的雜貨店外，幾乎十幾家全是賣飯的過客店；專為一些過往客商

，搭肩歇腳經營的。

這條路不長，却是螺山村最熱鬧的中心。一來因了它靠着東通縣城，西通××鐵路車站的官道；一來這村子也有相當的大，人口很稠密，村中稍富足一點的人，和一些無事可幹的土棍地痞子，終年袖着手，便常磨集在這些酒茶舖子裏閑坐談天。因此，這條村街小道，就無形地成爲這山村的鬧市了。

在這條成爲鬧市的村道後，散住着幾百戶人家。長法嬭在這些人家中，算是小康的一家。她種着二十畝左右的祖產，春秋兩季，收後除了打發些糧米官差和富家捐之外，她和她的遺腹子大生子，還夠寬寬暢暢地過日子的。加之，大生子從前年自己能領着耕種起，長法嬭便辭退了幫工老趙，她每年的開銷就減去不少，手頭上也因之顯得應用自如了。爲了這，他們被人用蔑視的眼光，目爲寡婦孤子之家，近來又成了那些地痞流氓土棍之類的敲詐對象。

長法嬭對於這一羣滓不爛的「烟氈帽」一向抱着不得罪的態度，來一個，便

打發一個。祇要她身邊便當，她這幾年以來就不大吝刻。自然有時候，她限於手上一時的不便，也推出門外幾個，可是，她總不叫人難看，每回總是用好言好語向他們解釋，說下次手上寬了，一定多幫助一些，因為她知道這羣傢伙是得罪不得的。比如說像前十幾年吧，她的年紀還輕，那時才養下大生子，這羣人就曾想盡法子，弄她手中的幾個錢。而在長法嫌她這方面，就不能不爲了自己的下半生，和這沒爺的孩子留個退步啊。因而從那時起，她就給村上不少的壞蛋種下了仇，使他們在外邊放她的謠言，說是：「長法叔才被拉去當兵還不上二年呀，這婆娘在家裏就養了私孩子，現在又給東莊上的李瞎子拚上了。兩個人你來我來的能瞞誰，真是有眼的誰看不出！」也有的這樣說：「她同李瞎子來往，祇是擋人耳目的，李瞎子有什麼值得他拚，只不過爲了要弄到劉村夫王廟杜師父的幾個錢，所以她特地裏纏住杜管家，其實並不是真拚了李瞎子。你想李瞎子有什麼呀，瞎七瞎八地，既無錢，又無人。說穿來要不是杜師父那混蛋，看不得娘兒們的眼

角笑就骨鞭，就把幾個香火錢的積蓄都慢慢賄給她，憑她一個女人家，手裏那有這些大？

這些話，在前十幾年的當中，曾經深深地打擊過她，這，刺傷了長法嬭的心，使她的孩子受盡了人家的罪，挨盡了人家的笑罵。當時她用盡各種方法去對付，但都沒有用，孤單單一個娘兒們，在這種包圍了惡勢力的環境中，她能有什麼辦法啊！況且他們那些東西，就是有理也講不清的，因此，在過去十幾年，對這一切就祇好關起門忍淚吞聲地過着守活寡的苦日子。本來這種生不如死的日子，已使她感到人生的絕望，可是，她爲了孩子，却又不能不擦乾眼淚陪笑臉去做人。不然就只有死！可是長法嬭終於爲了她的苦孩子沒有死，苦苦地活過來，尤其在長法叔剛被拉去當兵的那幾個年頭，起初她還偶爾接到他一兩封來信，信中也說有機會他一定會逃回的。他叫她好好地放心過日子，好好地照顧孩子和那幾畝地。到後來長法嬭又看見村上那幾個同她丈夫一齊拉去的人，都慢慢逃回來，於

是她更增加了望夫早歸的心。可是再後來不僅人沒有回來，連信也沒有再來了。長法嬌等了一年又一年，日子跟着希望逝去，希望跟着日子淡漠。到後來，她知道只有好好地拉巴孩子，是唯一的寄托了。於是，這纔才支持了她二十年來的歲月。這二十年中，她養大了兒子，學會了不少的世故。可是，她對於人家的欺侮，却也正比地更馴順了。

對於那羣當年辱罵她，如今已老去的地痞土棍，她常常在他們無法過去的日子，幫他們一點錢米之類；她並且叫她的大生子，見了他們的面要對他們恭敬，該稱呼大伯的，就叫大伯伯，應叫大爺的，就叫大爺子。比如長法嬌的遠房姪子從前做莊長，後來做村長，現在做着保長而曾幾次三番地圖謀她那點祖產的孫二爺，她就特別地一再地關照大生子見了他的面要稱大哥。因為，長法嬌知道只有如此，才叫他無法下手。不然，這羣傢伙，她曉得是火上加不得油的。

近幾年，就這樣被她對待得算很好，長法嬌走到村上去，不聽到往年種那惡

聲和惡氣。現在成爲長法孀的心事的，也就只落下那孫二圖謀她這份家業的一件事。

是去年麥季過後不幾天的事，村上忽然覺傳着中國軍隊跟日本鬼子幹起來了。

「是爲的啥事呢？」

「咱那鬧得清這些大事！」

「依咱們老粗的想法，怕是東洋人欺壓咱們中國太利害了吧。」

「真是不錯。這個呵——這個叫「狗急跳牆」——逼的！」

「哈哈……」

螺山村知道中國跟日本開戰，是從這時起的。後來，縣裏接二連三地來了些唱文明戲的呀，開講演會的呀，據他們說：

「日本這回要吞中國嚙，中國再不抗，就會亡國滅種的；所以呀，就要人人

當兵。打日本！捉漢奸！——漢奸就是給日本人做事的中國人……懂不懂？」

「現在咱們中國人，要萬衆一個心。那咱們就必可打勝日本。」

「不然，有錢的怕出錢，有力的怕當兵，那中國非亡不可，亡了國，那還有家？所以……要大家明白，要救國保家，就非大家起來捐款給國家，人人當兵去打仗才有望！」

起初，村上的人都是懷着顯着熱鬧的心，去看看，誰也不留心唱的人是唱些什麼，說的人是說些什麼。可是，有些人留心聽到這兩句，「要有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要大家當兵打仗……」的話。等那成隊的男男女女走後，這些話便成了螺山村談話的資料。

長法嬸當時沒有擠在人中看熱鬧，事後，只好聽人說說了。她聽說打日本要人人去當兵，又聽說當兵是……

當兵，當兵……她聽到了當兵，好像在太陽穴下刺上一支針似地感到頭有點

鬼不自在，人有點兒支持不住，使她想起那二十年前拉夫的悲劇，在她眼前又幻現出一個留着髮辮的，二十七八歲的，帶着一臉忠直憨厚的，年青的長法叔的身影來：他苦喪着黃瘦的臉，眼眶裏湧着淚，望着她含羞的臉，再望望她已懷月的肚子，他好像有無盡的話要對她叮囑，然而，他結果是沈默着如一個木偶，一言半語也不發，祇不斷地掉過臉去，向手拉着綁繩的法警討饒：

「做做好事，老總，放了我……」

「媽拉的，說你……你他媽的還是說不明白，我放你，老爺可不放我呀。走！」

長法被兩個法警，推推拉拉地走了，長法嬌無可奈何地就跟在後邊哀告：

「老爺啊，他實在不能法的呢，我一家子實在少不了他的呀，求求你們放了他……」她說一陣，哭一陣地跟着。

「婦道人，真是無法弄，你哭哭啼啼地幹嗎？放不放，我們當衙役的又做不

了去，要求，你去跟老爺去求，跟老爺去求，去，去，去……」她發那不服氣的衙役推開了，然而，他並不死心，趕上去：

「你這些人，就是拉他去，也總要叫他給俺留句話啊，你這些狠心腸的！」

她橫着心破口罵了。

「你這娘兒，又來碰，你說你去說啊，你問她媽的又死豬一般的一言不哼，這真是……」

長法嬖趕上去，他們就被拉扯着站住了。於是，她逼近他：

「以後怎麼辦啊？呵……」說着，又悲抑不己地嗚咽起來，這時，她也傷奮掛着淚無言，半天，他吞吐着說：

「你回……回去……回去……」

「回……回去……以後怎麼……怎麼辦啊……呵……」

她抑不住自己的悽傷，突然哇啦一聲放開嘴大哭起來。就在她號啕聲中她們

分離了。

一別，已是二十年。

二十前年的一幅悲悽的幻影，又在長法燧的眼前閃現着，像是昨天的事。到二十年後的今天，這幕劇將要在眼中重現了。她從悠長的二十年的歲月中乾一把，濕一把，養大的大生子，才剛剛能領家耕種過日子，她想到現在又要受着和他爺爺所遭遇的命運一樣的時候，她衰老的心，就如同這深秋的枯葉，是再也經不住風吹雨打了。

然而，風雨的勢力，偏偏圍繞着她，侵襲着她。

長法燧自從在傳聞中得到了什麼當兵呀，打仗呀的消息之後，心裏便像遮上一塊黑雲似地陰暗起來。同時對於那村上半生討厭的，專議論人家私事醜聞謠言的茶飯館和「過亭」一類的地方，打那幾次洋學生走後，她也不時地出來走到市上去坐坐。她的目的，就是想從那兒探聽到一些打仗的消息。可是，一問，一

海地都失望地回去，從一些差不多成了舊報的新聞中，從一些過往客商的傳說中，只是說，幾百年的帝都北京失了；天津衛被日本兵佔去了；後來聽說上海打了幾個月的好仗，但終於也一敗千里，連明太祖朱洪武坐過的南京，也失陷了；再到後來，就聽說山東的韓青天不穩，接着日本兵就渡過了老黃河；風聲是越來越緊，消息也就越來越壞。雖然有時候也有些好消息，但是長法燴，却只懂得打敗仗總不是好事，那日本兵侵入中國內地來才是真壞事。這樣她心頭的陰鬱就一天天地加重起來，她那蒼白的面龐上，笑容便永遠地消失了。

近來，長法燴的面色益發沉重起來，她到村上走動得也越勤。

有一天，長法燴剛剛走進福祿居飯舖的門口，對面正走來那尖下巴，生着一隻招風耳的，手裏拿張報紙的自家孫二爺：

「二爺，你吃過了嗎？」她搶先她給他打了個招呼。

「阿阿阿，大爺，你也吃了。」

「報上又說些什麼呢？」她急促地問。

「到館子裏說，到……」孫二爺拿着報紙像寶貝一般地走進福祿居。

館里的客人很少，堂上冷清清的，除了老闆張玉標就祇有那個彙做堂信的老板娘，抱着個學話的孩子在嘩呀嘩呀地兜着他玩，等她看見孫二爺走進去時，她立刻轉過臉去迎着招呼。

「二爺，報上又報了些什麼？」

「……」孫二爺忙着帶眼鏡沒作聲，長法燻隨便地說：「我也正這麼問呀，不知這幾天打得好呀，還是壞？」

「大燻現在也關心國事了。」這話像是好話，其實，話中却帶有諷刺。長法燻不懂他這話的意思，便沒作聲，只是呆然地壓在沉重的臉色下。

孫二爺喊張老闆泡了壺珠蘭，倒一碗放在自己面前，然後便開始唸起報來。報上的消息差不多和前天一樣，他有氣沒力地不分句讀地唸了半天。他忽然感到

喉中有點癢，於是「喀！」地吐了一口痰，跟着，他伸手捧起茶碗，呷了口茶，便對店中僅有的三個人說：

「戰事沉默得很啊！」

以後他就提到村上第二期壯丁訓練的事上。他說是縣裏派人到廬里來担任訓練的事，所以，區長已命令在上月初頭，各鄉保長非徵集各家壯丁，送往受訓不可。這事雖然在第二期舉辦的當初，曾經遭受到人民嚴重的反對，但是，等他們一看見那種訓練的情形並不如他們想像的壞之後，於是人們又都啞然了。因此，當孫二爺在已上了大半坐的福祿居宣佈這消息時，也就沒有誰去注意。比她在坐的長法燻，她雖然一向最怕這一套，可是，她却顯然也沒有什麼感覺。

當孫二爺的話聲落了地，大家便紛紛地說：「訓訓也好，反正中國有幾百萬的大兵，打日本也不會動到人民的！」

長法燻這天打福祿居回去，老把這句話反覆着：「是的，中國有幾百萬的大

吳：那裏就會聯到人民？」

她這樣想着，積鬱了好久的心事，就寬暢了不少。

是三個月以後的一個午後，長法嬉拿着五塊錢去上搖會。她一邊走，一邊想這回能搖個「四五六」得了會，今年這個年就可以過個大肥年，雖說這會不太，却也有百多塊錢。想着想着臉上就偷偷地現出一種好幾個月不曾見過的微笑，不由得她脚下也就有了勁，把步子放大起來。當她正走到福祿居的門前時，忽然看見裏面圍了好些人，還有些箱籠之類，堆滿一地；門口更停下幾輛車子。這不常見的情形，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停住腳，走進去。她一進門，就聽見村上的女人正在問着：

「城裏，怎麼鬧徵兵嗎？」

「可不，徵着就得幹！」

「徵着就得幹，可是怎麼徵法呢？」

「咱也鬧不清，就是官上說的，你應徵，就得去，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要不去呢，也怎麼辦？」

「你要不去，聽說後來就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是什麼意思？」這是尖下巴的孫二爺感到興味的聲音。

「咱也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依咱想，反正這意思是不去也得去的意思，是不是？嚮，他不是明明說強制嗎？」這答話的是一位五十歲的老年，據說他的兒子就已被徵，所以他現在就領着全家齊避到鄉下來。

長法矯擠在人們的中間，把這些話一個字也沒讓它漏過去，全聽得清清楚楚地。以後，她聽見城裏關於徵兵的許多話；誰家該徵未徵到，誰家不該徵，却非去不可，誰家雖然應該徵，因為那家人用了方法，人也就沒去；什麼什麼有據無據，可靠和不可靠的，甚而類似轉說關於徵兵的話，也就一齊從那些過路客的口

中傳出來。

長法嬭聽了在心裏的反映是：「他稍會不會也徵到鄉下來呢！」

她一面想着這個問題，一面又拐着一隻小腳去搖她的會。

黃昏，當她搖着與人分得的雞會歸家時，正碰孫二爺挂着一臉的笑從福祿居的門裏跨出來：

「大嬭，村上怕也要徵兵了！」這回是尖下巴的孫二爺先對她打了招呼的。

他未等長法嬭說什麼，便帶着一臉檢諱的笑，逕自走去，雖然長法嬭在揚着手喊：

「二爺！等等我，有話對你說，我有話對你說呀！」

長法嬭的喊聲中，消逝了孫二爺那佝偻的背影。這時，夕陽已跨進山背，暮靄中，正底開了初夜的黑暗。

昨夜，長法嬭整個腦子都爲徵兵纏繞着，她想跟日本人打仗，爲何不用兵，

偏要沒用的老百姓？中國養着好幾百萬的大兵，是做什麼的？難道專爲了打自己嗎？她的思路沿着這條不正確的路綫想呀想地就使她在昨夜一直轉測着，她怎麼也想不透這次打日本用到老百姓的道理；她也不曉得全面抗戰的道理；她更不知道有什麼兵役法這回事。因此，在兵役法上，雖然，早已明白規定了她的獨生子是可以免徵的。可是這些事有誰來給她解釋！誰來對她說個明白呢？那些下鄉來宣傳的人到村上祇只顧一窩蜂地上演文明戲呀，說她們使人聽不懂的話呀，唱一陣洋歌呀，就一溜風地去了。因此，這些人對於像長法嬌這種沒知識的村婦，實在難說上有多少的好處。

長法嬌苦思了整一夜，天，一萌明，就爬起來，在箱裏不曉摸出一包什麼就拐着雙小脚出去了。

下午的時候，她才挂着一臉的淚回家。

爭氣丟下巴的孫二爺，裝出休戚相關的好模樣把長法嬌送出門之後，還望着她的

背影呀！

「大爺，您放心回去，這事包在姪子身上，姪子總盡力地給您辦到。您想，您的事，還不是我的事嗎？是不是。是……」

長法嬾聽了他的話又掉轉頭來說：「這事全靠大爺你幫忙。」她的話只囁囁着說到這裏，孫二爺已把頭縮進門去了。

他回到房中把長法嬾送他作茶錢酒錢的紙包。含着得意的微笑，解着上面重重的紙皮和綫繩，打開來，裏面是七塊硬幣，幣面上的年月全是民國三年的字樣。他把那七隻「袁頭」反轉地敲打着，等他證明了這當中並沒有「啞板」和「假貨」的時候，把餘下的五張一元的中交銀行的紙幣，三元一角二角的雜角票，過細看了一遍，照樣包裝起來。隨後，他拾起棹上的那張登載着兵役法大意的，兩月以前的舊報紙，檢在手中，反來復去地看了幾遍之後，便和那包錢一併放在一個箱子裏。

他收拾停當，正預備到福祿居去的時候，突然門外有人在老遠地喊：

「二爺，在家嗎？二爺……」

他迎着這喊聲，慢鬆鬆地走出去，望着那急促的來人說：

「廣禮，有事嗎？」

「是的，二爺，昨夜區里來了一幫人，聽說是縣裏來了個什麼委員……」

「他們到了之後怎麼說？」他不客氣地打斷了區了孟廣禮的話。

你聽我說呀，二爺，他們到了之後，區長就忙着招待，招待……」

「招待又怎麼？」

「你聽我說呀，區長的人，你是知道，從來是不大給人客氣的，是不是？這

回我看他老人家可客氣得真夠味，煙茶都是親自敬，敬……」

「敬了煙之後呢？」

「你看，二爺聽……聽我說呀。」

敬了煙茶，那年青的委員，都不用，他說他從來不會抽煙，就喝了碗茶，於是區長又吩咐下邊的人到福祿居去，喊張老闆預備飯，可是，那委員說……」

「他說的什麼呀？」他不耐煩的問。

「委員說：不用客氣，請區長隨便好啦，現在就想請區長通知各村鎮長，各鄉莊的保長，明天早上開一個會，商量商量事情進行的辦法……」

「區長說什麼？」

「區長說，請委員休息一下，明天下午……準明天下午召集他們來開會，好

不好。」

「那委員聽了又怎麼說？」

「那委員聽了又爭了半天，他終於抵不過區長的好意，就答應了。所以我們幾個伙計，今天全出來了，我被指派在咱們螺山村。上半年，在村上，順道已通知其他各位，現在專來通知你二爺一個。二爺請就動身吧，請……」區丁說着

就掉轉臉去要走。

「別忙呀，您說了半天，還沒說那委員是來幹嗎的呀？」他忙攔着區丁這樣問。

「咱還鬧不清，聽語音，怕是有關抽壯丁一類的事吧……二爺，咱們差事在身不由人，開了再來陪二爺聊天吧。」說着又叮囑着：「就到，就到呀！」他硬飛也似地去了。

區丁走後，他一面忙着閉上門一面走着想：「畢竟我沒錯，我沒錯」。他得意地在臉上閃開笑紋，然後在他腦中又重現了早上長法嬌來找他的那一段事，他奇怪長法嬌爲什麼比他早知道徵兵的事，雖然村上近來關於徵兵和抽壯丁的傳說，鬧得很利害，然而她怎麼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在今天來找我說呢？他心裏爲這事鬧着鬼。其實，長法嬌全是由於她過去的那段遭遇，加之近來村上再這麼一鬧，自然就形成她這種神經過敏的預感，同時又碰巧地徵起兵來，因而就使尖下巴的

孫二爺發生了莫明其妙的狐疑。

當孫二爺走進區公所的時候，人已到了個大半數，那裏四座上的大，差不多全是熟識的，祇有區長陪着的那個帶有幾分學生模樣年青的人，他不認識；但經他世故的判斷，就知道這人必是徵兵委員。他一面把眼光在屋裏打了一個圈，一面走進去找了個本村人的近傍坐下來。他沒說話祇給靠坐身邊的，幾位同身分的保長點了頭，就一直把半花的老眼，盯住那正給區長談話，在他認為不過是個毛孩子而又不得不尊敬的委員身上。他看那青年人指手畫腳的講話樣子，就使他感到有點不雅，有點失態，但同時他也注意區長呆若木鷄的形像，未免就更小氣，擺不住了。

那委員和區長談畢，接着就招呼大家一齊圍攏在房中間的長棹旁。

由區長宣佈開了會，並鄭重地向大家介紹了那委員：

「荆委員此次到本區來，是奉了省令，協同本縣辦理徵兵的委員……在本區

大約有三天的耽擱以便親自指導我們迅速地完成本區的徵兵。據荆委員帶來的縣令，本區第一期一共要徵一百五十名，本區八鄉，十鎮，三十六村來分，雖然這數目是……嫌……多……多了一點……」他說着看了看坐在身旁的委員的臉色，是鎮靜、莊嚴而無表情的，他就很快掉轉話頭：「但是，荆委員爲國家日夜奔忙，自然我們本區……本區無論如何……也要勉強在最近把這數目徵齊才是，希望在坐各位負起這個責任……責任是不是，現在請荆委員給我們訓話……。」接着是由區長領着，鼓起一陣歡迎的掌聲。

當全場的人，放下了那不自然鼓掌的手臂時，那委員已站起身來：

諸位同志，今天兄弟到此地來的意思，已由區長說得很明白，兄弟不預備再說什麼，不過有一點，是希望各位特別注意的，就是各位除在最近兩星期內，把應徵的人數徵齊之外，還有一點就是諸位當向應出徵的人家辦理出徵手續的時候，要特別客氣，要說明這次徵兵的道理，要他們知道出去打仗，並不是替別人受

業，白代別人犧牲，實在是爲的中華民族的生存，中華民族的興亡，爲了我們大家自己的幸福自由，爲了我們後世子子孫孫的獨立……」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所以，我們對於神聖的出徵者的家屬，就應正太，公平。我們絕對不要欺詐他們，或對他們借故勒索。如果有不肖之徒，喪心病狂，陽奉陰違漁利百姓者，當局一定執法嚴辦。我想在坐的各位，一定都是深明大義的，本不用我再多說。可是，在以前這種欺弱凌寡的事太多，因此，我就特別向各位聲明這點。最後，希望各位多多努力，……完了」那委員隨着掌聲坐下之後，接着就討論分派人數的問題，經過了一度長時間的爭論，在上燈的時候，區公所的那座辦公室兼會議廳的大堂裏，便寂然了。

會後的螺山村，整個被徵兵的事籠罩住。人們談論着的，私議着的，奔忙着，差不多全是爲了這件事；在這些人們中，長法婦尤其焦急着，她整天被洗重的心事苦悶着，壓得她的胸懷像擁塞着一個大棉包似地透不過一口氣來。她想想

一個孤子寡孀，好像是生活在衆人的圈子以外似地，什麼事，沒人說，什麼事也沒人管，可是村上攤捐稅派公款，出人力的事，却事事落不掉，每次不出錢，就出人，平時吧，不願出人有錢出一點也還可以完了事。可是，這次鬧徵兵，那尖下巴的保長孫二爺却非叫她出人不成。出人，那有人出？除了大生子之外，這分明又要把她這個苦命的孩子要去了。她想到這就要哭哭……她就一個人拐着腳跑到沒有人的曠野裏去淚一把，涕一把的哭一場直哭到喉漲聲啞，紅腫了她的老眼皮，才嗚咽着，偷偷地走回來。但當她看見那可憐的孩子，木呆地望着她的淚臉的時候，她又禁不住爲大生子的命運悲憤起來。但是，這回她不哭了，她想還不能光哭就算完了事的呀，得出去求求人才行呀！然而有誰？想來想去。還祇有她暗暗地恨在心裏的孫二爺。

「是的，還祇有去找孫二！」她這樣想着的時候，忽聽得門外有人敲門：

「大孀，大孀在家嗎？大生子，開開門呀，大生子……」

長法嬌一聽這聲音很熟，她立刻意識到：「必是孫二爺又來談那抽丁的事了。」她想着走去開了門。

「吃啦，二爺！」她裝出一臉的喜歡說。

「大嬌你也吃啦！」他隨便地答應着：「大嬌，大生子的事，我已想了很久，我也曾向區長和委員說過。他們都說，公事公辦，攛着抽丁的人家，就得去。這是爲了國家，誰不去，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有漢奸的嫌疑，漢奸就得殺！大嬌您想，我聽了這話，還能說什麼呀。雖然我當時曾用了大的氣力向他們要求，咱們的嘴小，人家的嘴大，咱有什麼法子。但是，你反抗，他們就說你不愛國，唉，大嬌，這回用盡了氣力，想盡了法子，大生子的事，我是實在無能力。」他說到這裏假仁假義地苦喪着臉好像有不勝遺憾，不勝抱歉，不勝同情的樣子，便望着對面的大生子默然着。

長法嬌聽了這番話，感到剛才一點的希望又絕望了。她於是沒主張地又墜淚

花花場哭了。

「大嬸，你老人家別儘哭，傷心有什麼用，我想還是設法運動運動看呀。他望着長法嬸的淚臉，在心中得意地笑着說。

「有什麼法子呀，二爺你知道我一個婦人，有什麼法子可想，除非再請二爺跑！」

「跑跑，對大嬸是應該的事，不過……」長法嬸起初沒聽懂這不過不過的意思，但是等細細一想，她立刻就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

「二爺，我雖然是個婦道，但這點我自然不能讓你爲大嬸白跑了腿，再爲我貼腰包……」她說着轉身走進房裏去。好久，她拿了二寸多長的一個紙捲擺在孫二爺的面前說：「二爺，這是三十塊，這點雖是小意思，却是我大嬸的心，如果不嫌少，就帶去吃茶……」

「大嬸，這就不好意思了，上次，上次還……」他尷尬地吱唔了兩句，就把

它袖起來。

「這事就全靠您二爺了……」長法婦的心底，又燃起了希望的火。

「大婦的事，就是我孫二的事。您想咱們總歸是一筆寫不出兩個孫字的，事情您放心，我沒有不盡力的。不過也要看您老人家的造化了。說着站起來：「現在我就去，大婦的事，就是我孫二的事；……」話未說完他已匆匆地走去。後面站在門口的長法婦遠遠招着手：「二爺，等你回信了！」

孫二爺一聲沒作地走遠去。他從長法婦家走出來，一心想：這回這寡婦的這份產業，就非落在我孫二的手中不可了。他走着得意地想着，想着想着就走到螺山村的首富吳胖子的門外。

「二爺這兩天忙呀！」吳家的佃戶老李迎面招呼着。他一驚，抬起頭來趕忙答着問：「老李，東家進城去沒？」

「這兩天，他老人家正爲徵兵不徵兵的事發悶，孫二爺去談談正好。」老李

這話，對他真是正中下懷。他點點頭走進吳家。

好一會兒，誰也不知孫二爺和吳疙瘩談了些什麼。只是有人看見當吳疙瘩把孫二送出大門的時候，吳疙瘩臉上的愁雲，已變成了笑容，那孫二爺更掩不住他心頭的得意似地，打着哈哈拍着胸膛對吳疙瘩說：

「你老人家的事，沒別的說得，我孫二就包啦。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好啦，放心好啦，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哈哈……」

這是離徵兵期還有一星期前的事。

日子過得像流水般快。螺山村這一帶，關於徵兵的事，越鬧越利害。這裏的壯丁，漸漸有人逃往外鄉去，有的不逃，也爲着避風頭，都躲在家裏不出來了。

另外有一些人家爲了生活，不得不出來的漢子，常常有被區丁拉去問話的可能。這樣的風聲，這樣的情勢，在村上一天利害一天地扮演着，人心的恐慌已在表面上可以看見了。近三五天來，村上只見幾個保甲長和村長一類的人，跑來跑

去。尤其那好管閒事的尖下巴孫二爺，更見他人頭到處亂動；他處處表演他爲公家奔忙的苦；臉上整天帶着隻花鏡不下架；嘴裏整天全是愛國呀，當兵是榮光耀祖的事呀，現今已不比從前了呀，這次跟日本打仗，尤其是千年不遇，關係後世子孫的幸福呀，什麼，什麼地，差不多那天所在區公所聽到的話，統統又被搬出來了。雖然這些話他自己也感到有點格格不入；可是，他自己也知道不這麼昧着良心瞞上欺下地幹，又怎麼辦呢？

當徵兵的期限，不可再延的前夜，螺山村應派二十名壯丁的名單，終於在孫二爺做代表的幾個保長的決議下，由村轉到區公所去了。

這幾天在恐怖希望中度日的長法嬌，終於接到了大生子出徵的通知。這通知在她簡直比兒子的死耗還要使她痛心。她捧着那通知，眼前祇是一片黑，她兩隻深陷的眼睛，就如同兩個枯井，再也哭不出淚來。她覺得有無限的心思，但是却再沒有一句什麼話要說了。她感到人類的殘酷，人世的乏味，人生的絕望，在

這當兒，她似僵化了的木呆地坐着。她只感覺到身上無力，有點支持不住，終於上身向後一仰，手上的那張通知，便像片落葉或一張催命符般地飄下去。

長法嬌就這樣入了睡眠狀態，她那不懂事的大生子，看見這種情形，嚇哭了，他一面哭，一面就在床邊號叫着：

「娘，娘啊！……」

靜靜的黃昏，暮靄還沒有蒼茫起來，村上早在初冬的西風中冷清清地。

大生子的哭聲，被風飄送在半個螺山村，村上的人們，像蟄伏了似地，祇有那尖下巴的孫二爺，帶着一副花鏡下壓不住的笑痕，冒着風，從村上的福祿居出來的歸途上拖塔的脚步聲，打破了螺山村的死寂！

大生子拭乾紅腫眼泡上的淚痕站起來，走到灶屋去拿了半碗溫水，輕輕地再走近沒蘇醒過來的長法嬌的面前，把碗沿挨到她的嘴唇邊，慢慢地讓她送下了喉中梗住呼吸的老痰之後，他看看昏迷的娘，已漸漸醒過來。他便放下碗，低低地

在她身邊叫喚了幾聲：

「娘，娘……」

「你醒醒，你醒醒呀……」

「娘……」

他一面叫着，一面把他一對炯炯灼灼的眼睛，親懇地充滿了無限祈求的希望的光，射在她那蒼白的臉上。她起初是昏沉沉地動也不動地直挺着；眼是彌縫着，嘴唇和那繃統滿佈的臉龐，一樣地呈現死灰色，透露着陰森恐怖的气味。

看樣子，確是沒有生望的了。

大生子呆呆地望着她沒有變化的模樣，心裏在忐忑地跳——他那顆心好像就要跳出胸懷來。但是，過了頓飯時的光景，她忽然把頭轉動了一下；把僵住的脖子，轉了轉大生子的臉，隨後，她就呼呼地睡下去。

大生子看了這已有轉機的情形，不再似適纔的恐慌。他從自己的牀上，抱

下一條厚厚的被子，輕微微地搭上長法嬌挺直的身上。他就一個人孤寂地坐下來。

這時，冬季的黃昏，是已經迅速地黑暗了，房裏房外都成烏黑一片。但他並沒有燃着燈火的意思，還祇是闌然地伴着寥寥可數的星，跟着逐漸加深的夜色默然着默然着……

大生子的賦性，差不多和長法叔一樣地沈默寡言，一樣地渾厚樸實。他是本分地生活着；他不愛管閒事，不愛和別人爭執，可是，對於現世上的不平事，他却常常暗自發恨。他對於螺山村的一些左鄰右舍，一些年老的伯叔輩，一些年青的兄弟輩中，誰是好的，誰是歹的，誰是可親的，誰是可疏的，雖然因他的閱歷關係，遠不如受了人生半百冤氣的長法嬌來得清楚深刻，可是，他常常對於一件事的觀察是很對的，雖然也有不一定盡對之處。

譬如他對於那本家的孫二爺吧，他常常向長法嬌說：

「娘，咱對於孫二這個老東西，不能僅是服服貼貼地護他欺負。你想，咱家的這份產業，全是祖爺自己留下來的血汗，給他孫二有什麼相干。他縱想憑着他那奸種的本事，欺壓咱們孤寡，但是，祇要他能有本事一下弄乾淨咱們的東西，就叫他弄好了。可是經他左一下，右一下，這幾十年來，可會窮上咱？又發了他？天老爺是睛中有眼的，偏偏就有時候弄得沒良心的吃不多，咱們却反更加多了積蓄，不是嗎？依我看，今後咱們不要理會這東西，反正他總還不敢做強盜。你想想，咱們要受他的氣，受到什麼時候才爲止呢！」

這些話，常常使長法嬀屈服的心興奮動搖起來。不過，每回他聽了這些話之後，却還是爲了那不堪設想的一些可怕的破滅她全家的惡念所屈服。所以，大生子的話，對於她就一向沒發生過效力，即使這些話叫她認爲很對。

爲了這長法嬀的受氣也就無法避免，而順馴在長法嬀之下的大生子，也就只好不再作主張，聽着她老人家的支配，任憑她老人家作主了。不怕有時候大生子

會因了長法嫗的執拗吃虧上當而氣得抹眼淚，但是這孩子却從來就不會違抗過她，長法嫗說什麼，是什麼，要怎麼，就怎麼，從來娘說一，他不敢二，娘說是，他不敢說非。這樣的順從並不是怕和善的長法嫗，實在却因了娘再氣不得，她一生受人家的氣已經太多了。

「娘的命苦啊！」

大生子常常想到了這些，便不自禁地悽涼地這麼嘆息，尤其近年來，他看到娘的那種起五更，睡半夜苦苦求好，處處爭強的模樣，更使他不安，更使他難過。

這兩年的長法嫗，真是蒼老得快：才靠五十歲的人，頭髮就已經白了一半；眼角下一縷一縷地掛下了記載着歲月的綉紋；雖然，耳際還沒有鬢，眼却有些花了。

在長法嫗灰暗的臉龐上，木呆的態度上，遲緩的動作上，已漸漸消退了她十

年前的健康，減少了她十年前的活力，長法嬌如今確實已顯出她上了年紀的老人模樣。

她近來常愛一個人靜靜地坐下來發呆，她好像心中有說不盡的苦處一般。她在想呀想地常會半天只有一個動作，有時候，她喉聲長嘆；有時候，她自言自語；有時候，她也暗捺着眼淚，把心事往事，一件件地思索着，考量着。至於她心裏在想着什麼？關於這，連形影不離的大生子，也是莫明其妙的，不過在她有所感懷，有所觸動的時候，差不多她老人家總是一個人，躲避在陰暗的角落流淚；像她的淚臉絕不願人看見一般，她的心事也是從不肯給人發現的。苦，這在她已成了件隨着生活的唯一無二的東西，她委實不願再叫大生子知道，和她分受這份心事。她自己是在這樣煞費心思地迴避着他，有時候也會被他偷偷地瞧見；他看見她苦痛的臉，他聽見她嘆吁的聲音；他也聽去了她的自言自語；他後來看娘落了淚，他便也不由自主地暗泣。

他遇到她這樣的情形，已不只一次，每次總是一樣地爲娘的難過而傷心；然而，這傷心，他都沒給娘發現過一次。直到今天她還不知他已接受了她的苦痛，分受了她不安，她祇以爲大生子還該讓他享幾年不懂事的孩子的福。

「是的，他還小着吶！」

她這種念頭，這種自語，早已清晰地刻在大生子的心上。

大生子已不再是她腦海中的孩子了。

這事，她還沒有發現，她一切還瞞着他。關於這次徵兵的事，她已三番五次地受着折磨，受着悶氣，爲了他的免徵，使她花盡了心思，用了有了成百塊的錢，但她却一直只是擺在自己的心裏，不讓他感受一點的不安。她沒有想到這關翻了螺山村的徵兵的風波，也會給大生子說明一切，看清一切的。

她過去一次次的向孫二送錢，一回回的暗自飲泣，這些在大生子的心上，早已像被熱烙鐵燙傷了一般；使他對孫二的無恥敲詐忍受不住，對於娘的服從的怯

需發生了反賊。

尤其當他聽到傳遍了全村的那關於首富吳疙瘩向孫二爺那一幫保長買通的情形，他真地再壓不住蟄伏在他血管中憤怒的血流了。

吳疙瘩有四個兒子，是全螺山村人所共知的，而這四個孩子中後邊的兩兄弟是一胎的雙生子，當時這事誰不知道，況且這雙生子中有一個還是胎生的帶着一臉「紅痣」呢！

村上三四十歲的人都知道當吳疙瘩生這兩個孩子的時候，可是因為那個小紅臉的關係，人家全說，這是不祥之兆，說什麼這孩子不主吳門不幸，便主村中大禍。

當日吳疙瘩曾爲了這事還請過道士在天帝廟唸過七七四十九天的大經，並許願如果廿年內不出亂子，給天主爺重裝金身，唱九台神戲。

戲，是在五年前才唱了的，這孩子到今年，已過二十五歲了。

這二十五歲的孩子，是吳疙瘩最小的一個。若是照着徵兵的規定，吳家除了留下這個小紅臉之外，那三個大的都應出去爲國家當兵打仗的。

可是，他縮着頭，打算把他的幾個孩子全用錢買下來，讓窮苦人家的子弟去頂替。起初他只是這樣地想，因爲他的動機是在他一向用錢買通的許多事情上得了這「錢能通神」的經驗而來的。所以這回他又一樣葫蘆地對孫二爺這羣保甲長施展了一次故技，果然，他就如願地辦到了。

村上傳說，是吳疙瘩的三個兒子一共出了五百塊錢，孫二他們每人一百。不過，另外却又有聽人說吳疙瘩拿出是一千，不過怕是給黑心的孫二爺一個先扣了五百，所以，他們的就祇有一百元。

這事在村上像黃河流中的細沙一般，到處流散着，沈瀟着，人們漸漸對這事發生了咒罵。

人們的咒罵，對於孫二爺好像毫無所聞的，他還是暗暗地在村上東家西家

亂用他的鬼花頭。漸漸幾個有着三兩個孩子的小康之家都被他如願地弄了一筆，同樣，村上對他的懷恨，也逐漸擴大加深，有的還只是暗地裏罵，後來有人，簡直就在他的眼前指狗罵鷄地：

「媽拉的巴子，年頭真不是年頭，村上的幾條老狗，專吃死孩子，真他媽的怪！」

「他這種王八孫子，有一天，反正難死在床上……」

人們七言八語地你一句，我一句，每回孫二爺聽了祇當沒有聽見，他還是對那咒罵的人們打着招呼，或是呈着苦笑。

「他媽的，老不死，不要臉，是他媽天生的「笑面虎」！」

「哈……」聽見的人全張開嘴嘲笑一陣。

「笑面虎」！雖然，這聲音是一字字地全送在他的耳中打在他的心中，但他却是面不改色，氣不發喘地走去。

就在這種情形下，大生子，一天天地認清了他娘叫他尊敬的孫二爺，一天天地他看見那些平素向他娘說仁義講道德的保甲長，原來是這麼一羣豬狗不如的東西。他心中就暗地怪起長法婦來：

「娘爲什麼要怕他們？」

「尊敬這種東西幹嗎？」

他心裏的疑問，近來越加利害；但他左思右想，找不出個道理來。尤其當他前天眼淚縱橫地拿了三十塊錢送給孫二爺的時候，他簡直要跳起來走過去捶孫二一頓，可是，他一看見她的老淚，心又突然軟下來，結果是沒有動手，而却白白地放走了他恨得入骨的孫二爺。

爲了長法婦，大生子這樣忍耐，可是這忍耐對他却苦透了。

他有血，他有力，他有不可打動的正義感。他感到這恨火是非燃燒起來不可，他在找機會，找他發洩的時候，但是等這機會來到，他憐惜的心情，終於又軟

化了他。

這種矛盾，在他心中衝突着，這衝突使他一天一天的憤怒，累積得再也不能抑制下去。

常大生子的憤怒，隨着時間加增的時期，日寇進兵的消息，也跟着多起來。

前個月，鬼子兵還在大河北岸，到這些日子據報上說，鬼子已偷過了河。

過了河，就是X縣的邊境。螺山村就是X縣的屬地。因此，這消息到了螺山村之後，村上的人們不再像過去的消閒了。

人們互相警戒着，都說鬼子來了可不了，咱們得自己準備呀！

準備！

……

大家都各自忙了起來，這聲音像暴風一般把螺山村的人們都吹醒來。

這時，生了鏽的大刀，拿出去了；藏了幾年的紅纒鎗也出現了；那名叫「過山鳥」的大砲和洋鎗，更在大刀和紅纒鎗中顯得出色。

人們在各自準備着，鄉團也不再像從前那樣的無事可幹，專和土匪打打小仗了，現在他們也每天開始操練起來。在螺山村和螺山村週圍遠近的村莊，全在準備中緊張起來。

就在這大家緊張的時候，突然從縣城來了一大批人，他們都攜家帶眷，提箱背籠地苦着臉，看他們的模樣，聽說是遭了難，城中已被敵人的飛機來轟炸過了。

「轟炸！」

「轟炸！」

人們的心上，差不多都被由城中逃來的人們，抹上了這恐怖而憤怒的印記。城中逃來的人逐漸加多，村上的空氣也就跟着更緊張起來。

病着的長法燻，對於這一切，一點也不知道，整天地處在睡眠狀態中。

大生子，每天在這緊張的空氣中，一方面擔憂着病在床上的娘，一方面，在深深地憤怒着瘋狂的日本鬼，以及無恥的孫二爺那一羣。他近日來，常常想：「假使娘好了，當兵的事，慢慢給她商量去。萬一……要是娘死了的話，就把地賣了去當兵，說得再好，反正孫二那壞蛋不能讓他如願的。」

「是的，是不能給孫二如願的！」他決然地想。

他這樣決定了辦法的時候，在他那一向木呆的苦臉上，忽然像春風吹開的花朵，就雖在長法燻的病中也顯現了他堅毅的笑神！

一天，一大早，大生子起來才給娘煎了藥，正在，用調羹給長法燻吃藥，突然聽得天上……

「嗚……」

「嗚……」

聲音漸漸沉重起來；後來，這聲音簡直就像在他們的頭頂上一樣。他低低地問：

「娘，聽見嗎？」

「這是什麼聲音？」長法嬉震動地答問他。

「我還分不清是什麼？讓我出去看看。」他放下碗，讓她睡下。然後他急促地往外一探頭：

「咖咖咖……」

一排密集的機關鎗聲，好像從大生子的頭上打下來，他立刻嚇得縮回頭來，蹲下去。

「咖咖咖……」

又是一排鎗聲。

「嗚……」

這聲音從螺山村的上空繞了幾個圈子之後，嗚嗚地去了，去了，遠了。

螺山村又恢復了往日一般的安靜。

大生子，當長法燻吃罷藥安息了之後，走出去。他才走出門，村上忽然好像剛發生了什麼天大的事一般，人們慌慌忙忙地在動着，有的人並且帶着驚嚇地向人叫：

「傷人嗎？」

「您看見幾架？」

「三架。」

「不止。」

「我看得明明白白三架飛機，像雁一般地排着，飛得很低。當時，我覺得

他媽的就在頭上，嗚呀嗚地，後來，突然發起槍來，我才跑進房子去，呵，真險  
吶！」

這人臉上還帶着餘驚地向一大堆人說。

「傷人嗎？」一個人問。

「還不知道。」

「怕不會不傷人呢。」

他們一堆人正紊亂地談論的時候，在村上忽然抬來三四架單人牀。衆人就趕

着問：

「什麼事？」

「是才被飛機打傷的。抬手走着答着他們。」

「是誰？」衆人很關心地跟問着。

「是孫二爺，王村長和孟廣禮。」

「啊，廣禮怎麼會受傷？」衆人好像誰也不關心孫二爺和那村長的生死，都爲那誠實的廣禮擔憂。

「可不是，聽說區長爲要抽我們螺山村壯丁的事，叫廣禮來找他們。他們一齊才出村，就碰上了，」這真是廣禮的不走運。「抬手惋惜地說。

「傷重嗎？」

除了孫二爺是傷在要害，怕官們都！無妨吧！抬手說着已走過去。

衆人又有新的話題了。

「壞蛋，這回可真是天網恢恢啊！」

「哈哈。」大生子也加在人們中笑，他笑得比任何人還痛快；從眼中幾乎笑出了淚來。

正在大家談着的當兒，有人又背着，抱着幾個受傷的婦人和孩子走來，他們全是血滴般殷地，洒在村道上，黃土路，紅血跡，這民族的仇恨，就是這樣洒遍

了中國的土地，埋入了中國人的心底，堆起了無限的仇恨。

衆人看了這，誰也不再說什麼，大家都像在自己的心中起了悲慘的暗雲似地沈默着。

這沈默，不是死的預示，而是反抗的鬱積！

大生子，加在衆人中看了這個血淋淋的孩子，女人，好人，壞人，全被日寇的殘暴，不分個地屠殺了。於是在他的心中便暗暗地想：

「我和娘將會也受到這一種吧！」

這天大生子回到家裏一整夜也沒有睡熟，他總在心下這麼想着：

「我和娘爲什麼不會受到這一下呢？」

「是的，是會的。」

「是會的，怎麼辦呢？」

這一下可把他呆住了。

在第二天的天初明的時候，他爬起來。他打算把這事給他老人家說明白；但在走進她的牀前時，長法嬌蒼白的臉色，就給了他一個不好的啓示。這時，長法嬌已奄奄一息了。

大生子對於一生受苦過來的娘，覺得一心是話，但却沒一句可說的，他只默默地垂着手，等太陽爬上一桿的時候，他才想還是出去找人來看看吧。

他急忙地踏上村道，當他走到村上時，那村道與官道岔口上正在過兵；四個一排，四個一排，整齊地從面前經過；一部份是開向縣城去的，一部份却開進了村。

號聲悲壯地飄揚了全個嶺山村，國旗在迎着朝陽招展着，大生子看看這充滿生命力的隊伍，在他的心裏想：「假使我能進去就好了！」

村道的兩旁，站了不少人，大家的臉都閃着歡欣的微笑。

大生子看軍隊過完，正預備走，這當兒從他對面嗚……嗚……嗚……的正在有五

、六架飛機迎面而來。他聽這聲音，和第一次的一樣。他就靠着離村道不遠的一顆大樹旁蹲下。

就在這一刻那間，那飛機漸低，槍聲忽起，接着轟呀轟地聲音也起來了。他閉着眼睛，意識覺得有點陰黯，他辨不清是炸彈聲，還是倒塌聲，大生子祇在耳邊發着天崩地裂的震動。

這樣繼續了好久，大生子睜開眼看看這才完整的村舍，現在已倒塌了一半；正在燃燒的火光，還繼續地燃燒着；村道上橫一條，豎一條，躺着一些血肉模糊的屍體。

他再也沒有思索的餘暇了，他匆迫地從一些紛亂的嘈雜和哭聲中走回去。

老遠地，他已看見他那簡單的院牆已大半倒塌了，他在這瞬間所觸到的，是死滅，是絕望。

然而，他心中復仇的火焰，却在片刻之後，就又燎原似地燃燒起來。

## 「報仇！」

以後時時激蕩着他的心靈的，便是報仇，蓄仇，千百個報仇。而整個的螺山村，在此時也爲報仇的聲音所震動！

螺山村的人家，已開始遷散着，孩子和女人，一批批地被駐紮這兒的軍隊分送到別處去，而大生子這一代的青年的孩子們，不再有誰徵募他們，已全部在開始受着戰爭的訓練。

螺山村，在這時雖然已一半變成焦土，這一帶失了青綠的山麓上，已不再有滿山遍野的桂子，飄散它的幽香了，而螺山上樹起的鮮明美麗的國旗，却悲壯地顯出螺山村的偉大！

黃的河流，沖破了黃沙無垠的中原大地，使河兩岸的人們，不得再任性的來往在這地上了。

藤田隊長的人，自昭和十三年冬季，進行到這河流的北岸，就寸步難攻，雖然水部隊一次一次用了完備的水上戰器，向南岸不時的偷擊着，然而每次都在中國軍的強烈迎擊下，敗退了，有時更全部全部被消滅波濤洶湧的黃流中。

這些日子以來，水部隊不敢輕易的嘗試那偷渡的攻路了。

由於渡河的屢次敗北，阻喪了他瘋狂而盲目的戰志，使那些愛浮誇皇軍威風的島卒們，一個個失去了他們脆弱的戰爭的熱情。

營地中的歡笑聲，「和歌」聲，嘩鬧聲，逐漸低了，消失了。替代着這朝氣的呼號而起的，是憂悶，怨恨，恐怖，嘆吁，一片厭戰的交響。

他們的心頭上，重重的壓下一片死的陰霾。在他們的頭頂上。天空中，沒有了太陽，不見了那海天的藍蔚，祇有那成堆成陣的雲塊，翻飛着，急行着，太陽，像是永久永久的將只有穿行在雲海中。

鬱悶的天，寂寞的心，恐怖的戰爭，他們人人都感受到嚴重的中國軍的壓迫力！

藤田被包圍在這種氣氛下，心淒冷的遙遠的投向中國海的對岸，那被「萬世一系」統制下的故鄉，故鄉親翁的慈愛，杏子妻的溫柔，情熱。這些親切撫慰了他的心。藤田這樣想着，朦朧中，眼前突現了那白髮蒼然的親長，他們消失了他離國前的健康與樂趣，他們顯得疲倦，無力，花白的鬚髮，更蒼然，深陷的纏蹙的眼眶，更無光，老臉上的綳折，更攤垂，他們的樣子像一對失眠的老馬，

已過渡的困難到不堪支持了，他們却又不能去爲戰爭所造成的生活的貧困而掙扎。

藤田隊長的意識中。清清楚楚的閃現着這一對老人，可憐的老人，他們似乎也看到了，這背鄉出征的長子，他們愛他，他們熱烈的由遠遠的後方，張開了滿含酸悲而抽動的嘴唇，向他招號。

「孩子，等着吓，再讓我看看你……」

「孩子，我要看你一眼……」

那像秋風的聲調，被包圍在哭聲中，他們祇搖着那似枯枝的手臂，腳，在帶着抖動的進行着，他進行的樣子顯得多吃力，多費勁呵，一步一趨，幾次要跌倒下來，然而，他們都支住，他們不顧腳下的石頭和泥塊的阻礙，在他們的心裏，這一刻中只剩下了「再看看你一眼……」這骨肉的要求。

藤田爲這可憐的老人，悲痛已極，他不自覺的流下淚；望着那欲跌的老人，

他不能再靜坐，於是引伸了腰肢，打算去迎接他們，扶持他們；可是，當他才立起身，嘴裏在叫：

「爸爸，媽媽，慢慢着，等我來扶……」

「……………」

他張大眼，失望了，他已不見那一對老人，他撲空的惘然着，他這時的腦子中，已沒有任何麼想念。他只感到空虛和悲悶，熱刺刺的襲着他，他感到頭有點兒暈眩！

早春的風。還帶着雪季的冰寒，砭着大地，砭着萬物，砭着這戰場上的一切人們。

藤甲在初夜的風中，打了一個寒噤，意識漸漸清醒過來，他看看夕陽已沉下灰的雲海，餘暉還微燒在千萬里的天邊，歸鴉在成陣的投向他們的窠巢。

天，又曠了。

古廟披上了黑色的袈裟，晨鐘，暮鼓沉息的在牆角下投了一副寂寞的影子。此刻在寬大的廟院裏，除那三五在整炊的伙夫，便祇有長在神殿前數千百年的四顆老松柏，被風搖擺着發出哀哀的聲音，劃破死寂，陪伴着藤田隊長의嘆吁。

近來，對於勤勞已無心操作的藤田，越發厭惡那野蠻而悲憫的軍號，雖然是「日三餐的吃飯號，再也引不起他一點點好感，在這無鬥爭的戰爭中，他們在儘日的休息着，在胡亂的思索着，有時他想到這所謂進軍中國大陸的道理，想到誰才是真的野蠻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往往應得戰爭罪懲的，却是「日本」！

中國，這有着無盡的土產，奇偉的江河，雄壯的山林，豐美的資源，高寬的感情的中國，這是多可愛啊！比之狹小的日本！

「死在日本軍人刀下的中國人之弟兄，是該如何寬大啊，他們不以仇視他

們，他們祇望能不再擾害他們的生命，土地，女人與孩子，他們已經滿足。對於這些容易對付的中國人，爲什麼要用槍殺，砲擊，截害……

「這是爲了日本的出路嗎，但是，這除了在勞民傷財之外，不是徒招致中國人民的抗爭嗎！唉！這將會是什麼樣的一種結果啊！」

「……………」

藤田把這些幾乎普遍在每個士兵心坎下的問題，細細的推演着，想得到一個足以給他認爲滿足的理解，然而他結果却反被陷在思索的深淵中去。

腦海中仍翻着記憶的漩渦，藤田忽然又想起在魯北戰死的吉野上等兵來。

吉野受傷後的悸動，那是怎樣的一幅景象啊！

戰場上猛烈的鬥爭着，砲彈在頭上開着花，彈子如雨的澆洒在沙場上，吉野上等兵便在這剎那受傷了。他發着慘厲的絕叫，通身在抖動，手吃力的抬起，向着他的同鄉藤田隊長：

「隊長，請再擊我一下，這裏，只要一下……」

「忍耐着吧，救護隊就會來的，你要忍耐……！」

「不，隊長，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沒用了，請你勞神爲我寫一封信，告訴我的死，并請他們不必爲我悲痛，尤其妻子。她是生過三個小孩子的女人，她不能再爲我而傷心，父母那裏，暫時就請你代守祕密吧……」

吉野掙扎在血泊中，斷續的，顫慄的，抽動的述說着他最後的要求，他白臘似的臉上，塗滿了死的蒼黑，眼如鬼目之谷，深陷成一個黯坑，這坑將要埋葬了他的生命。

藤田一面在緊張的指揮作戰，一面爲這受了傷的弟兄而搜尋安慰的言詞。但是，吉野是終於在一陣劇痛中，撒下軍閥賦予的兇器，他死了。

死了，這無謂的犧牲者。

然而，他爲什麼要這樣的死呢？一個日本善良的，安分的小商人，這一月店

的店主，三個孩子的爸爸，一個家庭的領袖。……

可是，他卻真的死了，并且死得是這麼慘悽，可怕……

藤田的眼前又顯現了一片血影。

他不安的站起身，在神殿中踱着，他探頭向殿外望望，外邊是一片黑，一片寂靜。

夜的影子，張大開，包圍了這古廟，掩去了整個的蒙城鎮，宇宙像完全入了黑暗時代。

東北風打着淒涼的哨子，捲着中國西北大陸特有的黃沙，到處吹，到處在張着它恐怖的金澄的風幔。

這時，蒙城鎮已像死湖的水，一波不興的悄然沉滅了。遠村，近村的野犬失了蹤，人烟是絕稀了的。無月之夜，星光閃耀的特別淒涼，尤其當那多嘴的夜鷹啼噓的時候，大地就更現出世界末日的驚惶。

藤田的脚，停在神殿的走廊下，地不停的在院子裏的物體上打旋。

緊閉的山門，頹塌的廂房，生滿青苔的石板院道，刳刑台的廟戲台，殿前的月台，月台上的松柏，蒼勁的枝幹，茂發的葉針，啊，這一切景物。又喚醒了他的一個記憶，這最近的西本次郎縊死在這月台上的事。

長的繩，挂在高大的松枝上，西本的屍軀，筆直的吊在繩套中，下垂的眼角，下垂的手足，血從鼻孔流下，舌頭吐出口唇，掛下有半尺長，舌尖上也流着血，這血染了他的征衣，沾上了黃色的大地。

黎明的晨光下，全隊弟兄無語的包圍着這死者，大家相互無視，都把頭垂得像西本一般，死與恐怖，緊抓住每個人的心。

對這死者，他們都用了同樣悲惻的心懷去致哀，然而這些未亡人，對於自己的生命，却又是一致不安啊！

那天，他們在這死者的遺物中，曾搜出這樣幾封信：

「信子妻：

上月的信，全看到了。我在這裏是如何擔心着，你們的生活呀！可是，我看猶無進展的戰爭，是一時沒有結束的，我爲這真無時不在憂慮着，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見面呢！

吉野君戰死，伊藤君被俘，加藤亦破腦戰死，這些可怕的事，天天在發生着，真不敢設想。

希望你好好看着孩子，店中，祇好你一人負責支持了。

「信子妻：

又收到你的信，這回再給你寫信，已是最後的一次了。

現在我知道只有死的一路，大家近來都有這思想，部隊中，誰也不再熱心他們的勤務，人人都在要求和平……和平，現在對我們是多可愛呀！想你一定也是一樣吧！

可是，這是夢，這是沒有希望的夢，我堅決的說。

所以，我決定死，自然我不能去死在戰場上，爲他們白犧牲，而我要用自殺來促起大家的覺悟。

父母，孩子的責任，將只好使你一人負擔了，想到這，我真心痛欲碎。信子妻，這封信等被你看到的時候，我的靈魂，當早圍抱在你的身邊了

西本次郎，一月二十四日

「西本夫君：

故鄉天天下雨，真討厭。

怕這雨一定要成災了。

現在內地商人因爲材料價高，加以商品不足，所以不易維持，木棉一束，幣三四十錢，市內的打銅街，天平，大夾等地的物品，已不許製造了，同業

齊到縣府請願，還有機器業也是一樣，聽說打銅街要改為軍事工業場所，內地已真入於不景氣的坑裏，一袋米漲到十三元四角，日子真難過活了。

妻信子，十二月二十八日，

「西本夫君：

現在每日都看新聞，想在新聞上發現你們的部隊，每逢在看新聞片時，也想看到你是否被照在裏面，在三十一那天街頭又放映新聞片，我心中只顧着你是否在影片裏頭，可是一點也看不清楚。

每天的新聞上都登有戰死者的名字，只要作一個稍為奇怪的夢，心裏就很掛念你，雖然平安的度過那天，可是今天能平安的度過去嗎！

妻信子，一月七日。」

晨光中，當他把西本這信向大家弟兄讀着的時候，大家都像聽着自己的家信似的，誰也不作聲，人人只有一臉的憂悵。

從此藤田營中，再也聽不到一聲戰歌。

他這時對着那曾經送死西本次郎的老松，不禁打了個冷戰，胆怯的把頭掉到別處去，但到處是死寂與陰森！

他不再逗留走廊下，抽身轉回殿中去。

坐在席上仍舊不安，但是站起來，却又感到一陣過度由鬆散而來的疲倦，於是他躺下去。閉上眼，他想這樣擺脫那無盡的思索，可是，這時腦子更和眼合作起來。腦中的事，一件件像跑馬樣的在他眼上映現着。

戰爭的無期限，

國內的不景氣，

失業，失學，失養……

反戰……

自殺……

中國抗戰的加強……

這一切聯鎖着他的精神，他又想起今晨的信：

「……君被敵去華後，父母均憂死，現家中復窮困，無以為生……」杏子嘆的憤，有力的打擊着他，他在想：

「……父母均憂死……」

「現家中復窮困無以為生……」

「啊，可憐的老人」他嘆吁着，淚，流下來。

「無以為生……」

「青春的妻，杏子將被……」

一種被佔有的仇恨與羞憤，使他陷入更疲倦的狀態。他兩手抱住頭，淚成串的掛下來，打落在他面前的地上。

「我不能讓杏子被人欺侮啊，她沒犯過錯，她有着珍貴的青春，潔白的貞之

美，她，決不能讓她的……」

然而，沒有用，他立刻想到「這有什麼用呢？」

「說不定她今天已成了婦人慰問會的一員了。」

「啊……」

這思想咬着他，緊緊的不放，使他意味到他家破、人亡、星散、沒落的種種，現在就是算上自己，自己的生命不也早懸在軍閥的砲口上了嗎！

想到他這一年來自己所執行的任務的無聊，於是他惶愧。

像火一般的情感，焚燒了他的心。他這時感到天在旋，地在旋，神殿上的鬼胎在嘲弄着他。

他有點支持不住了。

寂寂的夜，寂寂的宙宇，寂寂的殿，寂寂的神佛，宇宙像在開始死滅，人類似在沉淪。

他不自覺的把手從頭上放下

然後，他靠着土牆，那陰濕的牆，他扶着牆立起來，失望支持不住他的身軀，頹然的又倒下去。

這樣，他兩三次終於依着牆站起身，把手伸向那掛着短的配刀的壁邊去。

「啊！」

他觸住了一件冰冷的東西，他把手忽又縮回去，但一刻後，又用手去試，他終於輕輕的握住了那東西的柄，他瘋狂的流下了淚，笑了……瘋狂的……

「哈哈……」淚哽住了這笑聲的時候，他已倒臥他自己的在血泊中！

## ○三八五黑皮車

沿津浦綫約摸有十幾里的地方，一個涵洞的附近，常常總有些廢紙丟在那一帶，有時包着些剩食物，有時是些破紙屑，或者祇是一個小紙團。坐火車的人，把廢東西丟在車窗外，是不希奇的事。

住在鐵路沿綫的莊稼人，他們的地畝，往往是一整塊一整塊的大地。被鐵道切得這邊一半，那邊一半的；住在道兩邊的人家呢，也就常是橫跨着那像一條黑蟒似的軌道，那邊的跨過來，這邊的跨過去，在爲他們的地土，來來往往的忙着。這尤其在農忙的節期裏，就更顯得匆匆的交織着了。

在平日，那些坐火車的客人們丟下來的香烟罐，食品罐一類的，上面裝飾了花色耀眼的圖案的商標的東西，雖然在來往的客商們已認爲是一文不值，拋棄了

，但是這生來祇看見黃的土地，綠的莊稼，青的山林，碧澄的流水的莊稼人，却是常會集中他們的注意，好奇的把這些廢物珍重的拾去，稍加修整，而改做了他們有用的器皿。他們爲了這，使常是走在路軌邊，把眼睛像搜尋野兔的獵犬似的到處亂閃。雖然他們也常會失望，這似乎正成了他們一種不自覺的習慣。

一些守路警，和謔路工，對於他們眼前的這種現象，從來不會留心過。有時候爲了什麼劫車的案子一時也會當心着那些形跡可疑的路人，不過對於這些莊稼人，却是壓根兒就未懷疑過。他們相信，這在他們寂寞的時候，陪他們聊天的莊稼漢，永遠是不會做出那驚天動地的劫車案的。

路警王振聲，鄭衍德，是路上的老弟兄，他們今天在這表面上都做了日本人指揮刀下的奴才，他們因爲經的多，見得廣，你說，路上的什麼門檻他們不知道，他們見過東南西北的打車劫貨的大盜，他們遇見過殺人不眨眼的混匪，他們和成羣的煤狗子拚過死活，他們對上頭，敷衍得天衣無縫，對下邊，更其是應對得八

面玲瓏。誰要說他們已心甘情願的服服帖帖的爲日本人做了孫子，那真是有些叫人難以相信。不過如果說他們是爲了苟延生命，混混日子，借這路警的名義來混口飯吃這話還有個八九不離十的。

憑他們的人，年紀都才上了四十歲。這年紀自然已不能算得青，却也不能算得老。他們都有着一副結結實實的身子，都能打一手的好鎗。在平時一天跑上個五七十里路，他們是毫不介意的。可惜，近年都染上了一口啞叭烟，給纏住了身子：要不然，中國的地方那麼大，天南海北，那裏容不下這兩條漢子，還等到今天給日本人做狗呢？

振聲近來常在班上和衍德這麼自怨自艾的罵：「媽的一口啞叭煙纏在身上，可就什麼都完蛋！」他們詛咒着自己的不爭氣。可是，一等聞到了烟香，懶腰一伸，一個呵欠，就一切又忘了，不由的也就再跑進陳四爺的烟館子，享受他們那吞雲吐霧之樂去了。

混着過日子，日子也纔彀快的過去。

計算起來，界首淪落已快十四個月了。在過去那些日子當中，路上不斷的發生着事變，不是鐵軌被破壞，便是列車被炸；不是車子出軌，便是車子被搶。總之，自從津浦線上又飄揚了五色旗之後，路上就沒有一天安生日子過。白天，晚上，爲了防備游擊隊，忙的幾乎把往日「值三歇六」的規矩，也都改成「值六歇三」了。現在這事已使每個路警感到焦頭爛額的苦惱，可是搶車壞路的事，仍不斷的發生着，並且反而是頻頻不已。

這些案子初發生的時候，路上的員工們，誰不爲這事担心着。他們一方面怕游擊隊的突襲，一方面更怕日本人攝邪處死。他們的日子，就夾在這種雙重折磨下，照說這種生活該是夠苦的了。但日子一久，事變聽多，也就對之淡然了。後來游擊隊聲明不打自己的弟兄之後，他們所怕的也就祇剩下了鬼子。其實，這事叫鬼子們自己來防守，又有什麼辦法呢？

最近，這一點，鬼子自己是明白的。沒法子也仍把中國人當豬仔的驅策着，日夜不分的守在路上。

振聲抱着鎗，坐在道旁的枕木上打盹。衍德在沒精打彩的背着桿槍，踏在軌道上，來往的踱着，他像等待着時間——換班的時間。他沒有思想，沒有主意，也沒有要求，祇是機械的走着。眼，沒有神，頭低垂着。他身邊伸展着無盡的平原，平原有已青的山，山上有開放着的野花，花間有飛叫的雀鳥和蜂蝶；他對於這些似毫無所見，自然也就更毫無所感的了。

初夏前的天氣，多半是晴朗的日子。風，夾着新鮮的生息，從南方吹來，這生息最容易使人沉醉的，所以振聲的瞌睡，就漸打起了鼾呼。

溫煦的麗日，

暮春的暗色，

晴空下的大地，是多麼安靜啊！

可是，也多麼寂寞啊，  
在整個的北國，北國千萬人們的心！

## 二

「山坡子高呀，

高又高，

我上南山瞭瞭哨……

看看火車從哪來？

看看車子有多少？

看看車上裝得啥東西？

回去報告衆兄弟。

……

小柱子嘴裏哼着玉鼓調，打鐵道東首走過來遠遠的一眼看到路警王振聲和鄭

彷彿那種神氣，他就停住嘴不唱了。他掉臉向荷香姑娘丟了個眼色，就飛快的走近他：

「小柱子，你說什麼？」

「你看，你看那傢伙，就坐在枕木上的那個……」

「那不是……」

「那不是誰？你看那個可笑的傢伙，哈……」

「我知道他，那不是上年用鞭子打你的那個路警王振聲嗎？你看，那……」

那坐着的，一定是……」

小柱子聽了荷香又在揭他的短，他有點生氣了。把面色沉下來：

「小香，你纔被他打鞭子，你！」

「哈哈，偷火車上的炭，被人打鞭子，……哈……」她天真的笑聲，使小柱

子的臉沖血的通紅了。這時他越氣起來：

「你怎麼知道我的事？要不是路工金生那傢伙告訴我才出鬼……哈……」  
 「觸着了她的私情，他得意了，面上閃着報復的微笑。」

「啊，啊……」青春的荷香姑娘羞紅了臉，眼中含了羞慚的淚說。

「哈哈……，啊哈……」小柱子發狂的笑着，跟在他們身後的荷香的爺，嘆了口氣說：

「唉，你們這些孩子，鬧什麼，這年頭有什麼樂的！小柱子，你小香妹子年紀小，要讓讓她才是。唉，總說你不聽。」張大爺說着，把手中的老煙袋放在腳下的石塊上，磕出了烟碗中的灰，然後把它向腰中一插，跟上了兩步；和他們走在一齊。

他們現在都無聲的走着，耳邊吹着風，風聲帶了春泉的流聲，空中的鳥語聲，這使他們更寂然。

小柱子突然把張大爺的衣角拉一把：

「老爺子，今天他們倆來得早哪！」

張大爺已意味到小柱子這意思，然而，他並不現出棘手的樣子，祇點點頭表示他已知道了。

荷香縮在她爺爺的背後，小柱子仍走在前面，前面是路基緊靠的叉路口。

小柱子和鄭衍德打了個對面之後，他就堆着一臉笑容：

「鄭老總，今天天氣好。」

「柱子，這兩天到啥地方去啦？怎不看見你？」路警慢吞吞的說。

「還不是窮跑嗎！」說着他又掉轉臉叫：「張大爺，快來歇歇腿吧。」

張大爺沒作聲，走過去，等到了他們的面前，說：「鄭老總，天是一天天的熱了。」他說話的時候，把頭上的老氈帽取下來，然後從腰間拔出了煙袋桿，裝了滿滿的一袋煙，燃着，啣在嘴裏。

小柱子在鐵軌上坐下來，望着那還留在路旁的荷香說：

說。

「小香，你看，那邊那朵花多好啊！」他有意一指，指着那座靠在路軌的土山說。

「不，這裏也有好的，我攔這邊的，小桂子，你去給我攔那邊的好不好？求求你。」她天真的望着他。

「小香，你叫聲我小桂哥，我才去呢。」

「不，我不叫。」

「好，你不叫算吧。」

「小桂哥，你去呀！」

小桂子笑了：「好，我去我去。」他跳起來就往那上山跑去。他一面跑，一面注意着腳下的碎紙包，破紙團之類的東西。當他跑到快上山的一片遶遶的坡上時，看見一個污七八糟的紙塊，於是他有意的繞個圈子，從那坡上經過，他急急拾起那紙頭，然後，仍採了一把花，笑着跑回來：

「小香，花來了，你看多好啊！又香，又鮮；」「我要，給我呀！」「她叫着跑過來，把他手中的花拿去。她把一把黃色野花向她爺爺說：

「爺，多好啊！」

他望着兩個路警對他們很注意，於是他向他們：

「我這子頭不小啦還是這樣玩皮！唉，孩子總不易脫了童心。」

「是啊，小香姑娘還小呢，再過兩年就好啦。」他們把眼睛從新又叮在巴有成人樣子的荷香姑娘的身上。微凸的前胸，從衣服下蓬起；臉，笑靨迎人的包在頭布下；那條打着花紅絲縷子的髮辮，壓在平直的背景後；頸子長長的，個兒是長得怪勻稱怪健康的。

路警的眼睛，貪婪的凝視着她。她發覺了那兩像死魚眼在望她，她就挨着張大爺坐下去。

他們都正在默然的時候，小柱子突然說：

「老爺子，咱們走吧。」

「噢，是該走了。午前還要趕到李莊去呢。」說着他就站起來。

「走。」他向小柱子和小香說。然後又向路警點點頭，就往鐵道那邊去

走了。

他們翻過了幾個山頭，在一個山谷裏的茅屋前站住，然後，他們並未打招呼，就推開了門，走進去。

「毛英，張珍，鉄蛋，王福祿，小毛子，幾個人正在屋子裏擦鎗。他們看見張大爺他們進來，並沒有什麼禮節，讓他們自己去找了坐位坐下。

小柱子從腰裏摸出一塊紙：

「隊長」，他把它交給了毛英，毛英接過去，把它伸展開，用手熨熨平，便

放在桌子上的一個洋鉄磁的盤子中，當那紙片遇着藥水，紙上很快的就顯出幾行

字：

「轉青三秘：「軍火車七輛，內有〇三八五黑車皮，車勾右上方，有破洞一處，車內已留好空隙，由該處引火。」查該車全列已由青島來濟，茲探得敵決定明日正午過界首一帶山地，將防護甚嚴，應注意。又被洞在第二車第三車之間——濟密五。」

毛英看了，抓了抓頭皮，似乎很焦慮的樣子；他們很快地把這密件，使每個弟兄都知道了。

「怎麼辦？」小柱子急急地問。

「媽的，正午過，這真有點不好辦。」毛英忍不住心頭的焦燥。

「總得設法呀！」張大爺慎重的鎮定着他們的浮燥。

大家沉在思想的海底，沈在每次工作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中。

後來大家個別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經過長久的討論，終於商定了一個確切的計劃；後來，直到把各人的工作派定了，一切佈置好了，大家纔放下沉重的心。

第二天冒明的時候，在距離昇首車站有好幾個山頭遠的山谷裏，電話匠王福祿已拿着電話機在凝神的和誰通話。

「啊，什麼？二十一次車，已經在固山要牌了。喂……」

「×他娘！管他什麼二十一，三百一，要叫我，那一次車都給他嗎的弄得來！……」負着助手任務的張珍，這樣嘟囔着。福祿聽了這話，沒睬他，祇管擱着，把耳朵靠在聽筒上：

「噢！……從泰安開向北去的空車皮……」然後他放下了電話機，對着沒耐性的張珍說：「就是你，什麼都愛多嘴。」

這時，天已大亮了，在朦朧的朝霧裏，隱隱的從山上走來一個人，等走近了一看，原是小柱子。當他站定了腳，就向福祿說：

「荷香和張老爺已經纏住那幾個色鬼，毛隊長就守候在那山路上，弟兄們全準備好了。隊長說：『要大家多多留心！』」

小柱子交代了每個弟兄的任務，好像有意遺忘了那爬車如飛的，曾做過幾年煤狗子的鐵蛋和叫小毛子的，他祇這樣不清不白的說了就走了。

當他們把一切都佈置好的時候，差不多他們都看到站上的揚旗已落下；不久，更聽到「咣！咣！」的車行聲。「嗚！」的汽笛叫了。從遠遠的北方，一縷縷的黑烟和蒸氣，在空中迷漫起來，那在車站上，手舉着綠旗的站員，三分鐘以後，把那從泰安開來的空車皮，運進站，再毫不留停的轉它開出去，然後站裏站外，又歸於平靜。

這樣，自這第一列車開過去之後，不斷的又有幾次車來往穿過界首附近的山地。它們都平安的馳去，一點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這裏安靜的和平常一般，那特加的路警們，便把緊張的精神鬆下來，談天的談天。瞌睡的瞌睡，沒有誰再注意這段山坳交通的「安全」了，除了那慎密的佈置在這車站附近的毛英，鐵蛋，小柱子他們。

天，眼着着就是十一點半的時候，大家看看天，便都緊張起來；就連那一伙像豬綠的老兵，也把鎗從背上放下來，托在手中，在軌道上，來回的巡邏着。……

王福祿的電話突然又響：「喂，加開壓道車，已經開出，注意勿中計。○三八五黑車皮，准正午。注意！」

這消息二十分鐘之後，大家又都知道了。他們現在什麼也不再管了，祇等待着正午。這不能放過的正午。

時間在等候中是特別顯得慢的，小柱子，看了小毛子一眼，自言自語的說：「媽的x，老子真耐不住性子啦。」說話時他摸摸身邊的鎗，似乎就要動手，可是。大地上却靜悄的，靜悄的……

壓道車終於馳了來，平安的進了站，之後，站上的電話室中，很快的走進了那才坐壓道車來的一個短短的黑胖子：

「喂，車子已平安入站！○三八五黑車皮，速開！」一種不純熟的中國話，使人一聽就知道他的國籍。

約摸是這電話打出之後的一刻鐘，一種沉重的聲音，像排山倒海的震盪了太空，這聲音，叫一個在鐵路上生活慣了的人一聽。就知道這將是一列載重的貨車。

那車子的震動，越來越大。尤其當它從一段坡道上經過時，更顯得蠢笨。

「咄！咄！」四山都覺得有點搖動。這時，小柱子，鉄蛋小毛子，他們幾乎把全生命的注意力都集中起來。他們只等那列車從他們面前出現的一刻。

「吭噲，吭噲，吭噲，鳴——」

車，已漸漸由遠地進至站外的揚旗了。路警像木雕的武士一般，直托着鎗站在軌道兩旁發呆。他們就看着那冒着黑烟，憤着水蒸氣的車頭馳了來，可是，半天還沒進揚旗。

車，還是急馳的駛來。

駛來；是就到鐵蛋身邊的一刹那了。當車靠近了他時，他就飛快的貼上列車去。

「呸！呸呸」

一排從車上發射向鐵蛋身子後影的鎗彈飛了起來。

接着，小柱子的動作更靈活，飛速，簡直像一隻掠簷的燕子似的；一剎眼，已消逝在那列車的飛影中。

這時，小毛子再也顧不得什麼了，他看見鐵蛋和那纔飛上車去的柱子都已不見了，他直覺得非動手不可。於是也搬動了信號鎗，向空中拍拍的射出去，隨後，滿山的鎗聲，就不分個的響成了一片。

鎗聲這樣密密的響了足有兩分鐘的時間，突然那已進站的黑皮車上發出撼動大地的巨大的爆炸聲；接着，翻車聲，站台的倒塌聲，人的喊叫聲，混成了一片

偉大悲壯的交響。

一九三九，五，二十二，改寫。

——刊抗到底。

## 沒有台銜的使者

五更鷄叫了。

在河北的黃土上，還濃濃地飄蕩着殘夜的烟霧。

遠處，近處的景物，是一樣渺然不清。這時，大地還甜睡在太空下，那守夜的星星，也在遙遙的天角現出疲倦的疏閃，樣子好像就祇等候朝霞的光降，照日的換替，便不再管黑暗的滋蔓了。

可是，現在已是雞叫了三遍的時候，宙宇却仍潛沈在大夢中。

啊，黎明前的人間，是如何地寂寞呀！

是的，古老的大河北岸，今日已不再有一小塊不是中國人血汗凝成的死寂的泥土了。

在這塊血色蒼塔的土地上，門頭溝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近來誰還受得住那大陸侵略者的毒害與殘酷啊！

屋角裏，田野裏，磨坊裏，人們的心底和一切陰暗的角落裏，已漸漸地高漲了復仇的活力！

「啊，幹吧，祇有死一次的生命，別再讓它凌辱在異邦魔掌的蹂躪之下吧！

」起來，可殺不可辱的漢子們，爲着祖宗屍骨的平安，順着他們引來的兩條大河，流沖到東京灣去吧！」

「反抗起來呀！」

這潛動在門頭溝一帶人們心底下的呼聲，在今夜的殘更中，已隨着不可遏迫的晨鷄的叫聲，集聚在一塊荒曠的敞快的地方了。

人，從四面八方，像流匯往大海的細川，都對着這個方向沖來。

在這廣場上，人，打着漩渦，一堆，又一堆，大家分成了無數的團，低聲談

着各自的心事和積怨。

「衆家鄉親，人，現在到得差不多，就開會罷！」是一個漢子粗漲了喉嚨的喊聲。

於是，衆人一齊都靜下來。

涼人心底的夜風，這時不再是可怕的了。

「今夜，請大家到這兒來的意思，不須我再多說。現在，我們這裏到的人，除了衆家鄉親外，還有兄弟的一團患難弟兄。我們如果真決心趕走鬼子，這點力雖不大，却也不小。就兄弟的意思，我們應該立刻準備把佔領我們門頭溝的鬼子兵打跑，這才是安靖地方的第一個辦法，不知衆家鄉親的意思怎樣？」被薦推爲門頭溝游擊軍司令的張超，把首先的一點意見表達了之後：

「這主意很對，咱沒有別樣主意。」

「是的，這主意對，俺們沒別樣主意，幹，立刻就幹！」這一致簡單的，

質樸而熱烈的叫號，好似在這荒漠的大野裏，忽起的一陣狂風。

張超像觸電似地，在心中滾熱地感到一股不可止住的激動：

「好，既然衆家鄉親都沒有其他意見，那兄弟再報告一件事，這便是前天會由我們隊部給過日軍一次限期撤兵的警告，已於今晚期滿，鬼子現在既不答覆，我認爲應當立即將我們哀的美敦書送去，限他們在二十四個鐘頭之內——退出門頭溝！如其不然，那時拚死也要殺盡倭鬼，奪回地方。」

「兄弟所以要這麼三番兩次警告鬼子，而不用兵，這並非我們怕死，實在我覺得能避免一點犧牲，想各位鄉親一定能了解我這番意思。」

「對！」大家一致應合。

「最後的通知已寫好在這裏，現在有那位願担任這件吃苦的工作，他眼裏冒出希望的火光，對着衆人。他想：「該不會有多少人抱齋勇吧？」他正這樣地估量着：

「我去，我也去，我也去……！」這如同六月的風暴，急遽地從每個認真正直的人們的口中叫起來。

好，好，大家這樣的熱心，如此的英勇，我們的勝利就在眼前啦；不過，大家一齊都要去，還是不成呀，我們實在只要挑兩三個胆大心細的兄弟就夠啦。希望大家冷靜點，自己想想自己真能把這事辦得萬無一失嗎！」

張司令落了音，大家都沉默着。

夜風，這時帶着微弱的力量，在這荒場上吹過。

人們仍靜着。

半響。

「張司令，看我還行嗎？」一個上了六十的老人，健壯地走出人叢，站在張司令的對面說。張超看了這比自己的爺爺還大上幾歲的老人，英勇地站在自己的面前，要求這七死三生的工作，不由他暗暗地掉下淚，於是他走上幾步，一隻手

伸給了那老人，和那老人的像冬天槐樹枯乾的枝椏一樣的手，緊緊握着！把另一隻手，在那老人寬厚的肩膀上用力一拍：

「老爺子，怕你老人家跑不動，受不了這番驚駭大浪吧！」

「不，這算什麼……」他的話還未說完，在他們面前的人堆裏又突然擠出了

兩個冉冉而來的人影：

「張司令，我們老哥倆，也想陪陪您，您看怎樣？」

「這又是兩位老爺子呀！」張超在心中一愕：「這些老爺子全被鬼子打得年青了，壯快起來了。」於是他更興奮地把他原握着的那第一個老人的手，又去把握了這兩位老爺子。

「你們老爺子的精神真飽滿，叫我們年青人看了也感到慚愧。因此，我們去，是都去得的。可是，我們這麼多的年青人，怎樣忍心看得你們一個個老人家去吃苦受苦呵。」

「不，張司令，我覺得不能把話這麼說，因為，我們這些人，年紀大了，骨頭硬了，學不會放槍作戰，做這點跑跑腿的事，不正是我們能幹的嗎？」

「因此，對這件事應該是我們來做。」

「青年的，是的，等着你們的事，用到你們年青人之處，今後正多着吶！」

他們三個一口同音地這麼把工作搶過去，張超和衆人都清清白白地聽着；他們都在過分地受着刺激；這刺激是興奮：悲壯，動人！

人們，誰也不再說什麼，也再沒有誰和這三位義烈的老人爭爲這工作發言了。

張超看看這大家默許的情景，也不再猶豫：

「好吧，現在就是這樣，我們就把這封信，交給我們這三位老爺子。」說着他把信從懷中慎重地移交給一位老爺子，然後他對興奮起來的衆人說：

「我們送走了他們，就祇等回信了。如果，在二十四點鐘內，不見這三位老

爺子回來，自然也就不再會有信來，那時我們就在明天晚三更時分，照着我們前次的辦法，從四面把門頭溝包圍起來，打退鬼子，奪回失地，奪回我們這三位老爺子！」

「對！」衆人一致地咆哮。

「衆位鄉親，記着，明天晚上，明天的三更時分，現在我們就送三位老爺子！」他的話說完，大家一齊拍起了手，聲音是那麼的有力，動人，廣場上，一時好似刮起了春天的和風，這三位老人正似春天裏三棵古木，在這溫煦的氣氛中，又萌芽起來，生動起來。

他們三個，對着這羣熱烈的歡迎者笑了笑。然後有力地對着大家說：

「請大家侯着明天吧！」他們擺開脚步去了。他們是顯得那麼毅然，果決，穩健，有力而毫無留戀地去了。

留在這廣場上的人們，在這朝陽冒紅霞彩下，晨風微煦的散淡中，看着那

負荷着門頭溝未來命運的三位老人的背影，漸漸給曦光映射得長久起來，渺然於旭日的霧氣中！

作者附誌：日前報載合衆社北平電訊：「……華軍以哀的美敦書致佔領門頭溝的日軍，令彼等從速離開門頭溝，該項敦書係由三位老者遞去，此三位老人現已被日軍扣留。」

這三位老人的台銜，電訊裏並沒有告訴我們，確是一件憾事。但是他們爲了民族的生存和正義的驅使，而自願投身到敵人的陷阱裏來完成他們給敵人的一個忠告的使命。此種具有神聖意義的舉動，三老人是值得我們崇敬的。目前他們說不定已經殉了國。這一腔美麗鮮紅的血，必定會灌活一頭青的復仇的種苗吧！

未後，作者謹以此篇虔敬地獻給這三位沒有台銜的老人。

## 關東人家

伊通河的水，和平常一樣的靜恬，沿河兩岸的禾苗，長得遍野青青，地面也遮住了；彌望油綠，無滲無際。雲山爺趁傍黑的黃昏時分，握着長桿旱烟袋，從家裏逛到地裏來，神氣顯得從容不迫，既悠閒，又安適。在他這種岸然的態度上，誰也覺察不出他心窩裏正堆着一件天大的事情；這不祇是雲山爺一個人的心事，一家人的心事，而且可以說是沿這伊通河兩岸方圓百里以內，每個人的心事，這心事苦惱着衆人，也苦惱着雲山爺。

雲山爺眼看着快夠十二分好的禾苗，心裏想：

「就白白看着東洋鬼子的奴才——那些高麗棒子——來收割去嗎？」這個已在雲山爺的心上不只打過一百次滾的問題，這時更有力地橫上了他的心頭，使他

筆住了其他一切的思想；把它用來考慮決定這事的辦法上。

雲山爺一隻手拿着烟袋，一隻手伸在半花白的頭髮中，用力地抓。那堅實的老臉上，更深了眉峯，在凝合着的一雙大眼上，密密地結上了好像解不開的繃線。這些折線雖然透露出這一刻的雲山爺的心情是陷在陰霾、苦悶的沉思中。

沿着迥迥的河岸，稀疏地種着些官柳。在那些樹的身幹上都呈現着古老莊嚴的樣子，在它們的枝梢上，依舊還表現着曼娜的柔美，青春的活潑；它們那經過悠久的歲月的形狀，分明地把痕跡留在枯黑的裂皮上。雲山爺打這些老柳的葉蔭下走過時，毫無日常的心懷，再去想到這些在他眼前茁壯並長大起來的，關於這些樹的細碎的事情了。他靠在河邊地畝盡頭的那條曲折的小道，一點也不敢停息地走着……走到那裏去，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他心裏祇直覺地感到這裏是不好站住的，因為近來這些地方的人，已一再地被東洋鬼子指揮的高麗棒子搶殺過了。在這裏，常常埋伏着高麗人，他們只要一看到那些背着鋤鏟的莊稼人上崆來

，便就偷偷的地一下。不是殺了你，便是給你個管叫一生也不會忘記的教訓。這  
 樣半年來，河兩岸已不知死傷了多少人；在六月裏那次反抗高麗人橫伊通河築壩  
 的事，不是一次就叫東洋人開槍打死了兩千老百姓嗎！這些老百姓都是無辜的，  
 誰也沒有犯過什麼錯，結果是白死了。事後政府也曾提出抗議，這有什麼用處呢  
 ？政府不也是和無力的老百姓一樣地受着鬼子們的欺凌嗎！

沒有力量的人，有什麼話好說呢？！

雲山爺禁不住自己零亂的思想，脚步放的越遲緩下來。從嘴裏拿出久熄的煙  
 袋桿，在地上用力地叩了叩，然後再裝上滿滿的一袋，燃着火，又繼續地吸着，  
 走着，想着。

「要是高麗棒子真蠻幹，硬把莊子、房舍、田地，搶了去，那又怎麼  
 辦？」

「幹嗎？六七月的播種事，還清清楚楚地擺在眼前，那裏去聲冤告狀？」

「要嗎，就是『光棍不吃眼前虧』，一切都容讓，他們要什麼，給什麼，這樣或可以平安無事。」

「要是真地這樣幹了，這究竟又算幹的什麼一回事呢？就是自己的老命可以不活，兒子、兒媳子不是正當年壯力強嗎？活鮮鮮的孫子們，他們不正是來日方長嗎？」

「是的，來日方長，他們的來日方長啊！」

「我這上了年紀的，就無論怎麼受罪吧，孩子們，他們有什麼理由叫他們受罪啊？」

「我能走，他們不能走，無論怎麼也不能走！」

「不走，鬼子容許嗎？高麗棒子容許嗎？」

雲山爺用盡了方法想，但終於想不出什麼好辦法；想想是死路一條，再想想還是死路一條。在他一生安分守己的，祇求出力吃飯的良心上，從未曾想到犯法和危險。頂多也只在「總得要活的」這個要求下去兜圈子，從不敢說「拚着死，也要爭啊！」這一類的話，就是到快被強盜逼死的今日，他還是不臨突破這道關門，去往死裏求生！歸結還是觀望，可是，這一次強盜也不再讓他觀望了！

雲山爺這種人生觀的形成，不是沒有原因的，過去一切教訓，告訴了他輕舉妄動是錯誤的，是不會成功的。當然反過來說，他假定希望成功，也必定經過多少的努力或支付多大的代價；這是從他在幾十年前，出關墾荒的時候所經歷的艱難辛苦上得到的絕好的體驗。

說到雲山爺的出關，我們要追溯到幾十年前的那個中國社會上去，那時中國政治之糟，是達到了「官無不貪，吏無不污」的程度，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尤其是雲山爺的老家——那孔孟出生的山萊——簡直就弄得漆黑一團，活像一個

地獄。

雲山爺在這地獄裏差不多生長到二十歲，他親眼看見過幾個活人，不如殺隻雞；人心壞透，而且壞人多是富人，好像是越有錢的人便越壞；弄死一個窮光蛋，花幾個錢便了事，反正你窮小子打不了官司，告不了狀！這一來他們就直把小百姓逼死。那時，像是到處都佈滿了死的恐怖。雲山爺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老子被人逼死，娘吊死，一直到家破人亡的地步，有誰會予他們一對無靠的夫婦同情呢？後來總算幸運，他們被擠在一羣出關的人中來到關東。

這些事，已是年深日久之事啦，雲山爺一些也不因年月的悠久忘記了這一切教訓，將和那出關時所受的跋山涉水，萬里長途的風塵、飢寒、疲倦……永遠地成爲他的沉痛的回憶。

他記着這些，同時更記着這幾十年的勞碌。

當時這伊通河的上游，是一片萬里無人的荒野。這裏是從來就不見人們的足

跡，在滿山漫野中，祇有野生的樹，野生的胡草，野生的禽獸；在無聲無息中自生自滅，是沒誰來過問的。雲山爺他們當時選定了這塊地方開墾的時候，曾猶豫過，因為他們不相信自己有這麼大的力量，能墾熟這塊荒野。自己更明知道墾子沒有那麼長，能夠等吃到從這片荒地上長成的糧食。當初的經歷不免怯懦，可是他們終於留在這裏，決心地留在這裏。

「留在這裏是不容易的啊！」雲山爺常沉重地提起這句話，他還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己是拿汗當水把這土地灌溉起來的；那種起在日出以前，睡在日落以後的辛勤，像牛馬耕耘的開掘的勞累，把工作代替着睡眠的舒服……這種種的生涯，整整消磨了他近十年的日子。

有一次，是個月夜天，他和年青的雲山嫂兩人不肯空空地放過了這個機會，便連天加夜地幹着他們的工作。他們想：這麼幹才能多墾闢幾畝，明年可以稍為喘幾口氣，可是他們忘記了一個人的有限精力，當他們工作到大約是半夜的光景

，她忽然喊着頭暈，然而不及雲山爺前去問話的一刻，她就倒了，身上冰冷，喉嚨裏已經只落了悠悠的一口氣，不能動彈，也不能講話。這時他有點後悔了，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但是這已沒有用，四野靜寂如死，闐然的夜，益發顯得出淒涼的景象。

在這夜天，在這地方，去找誰呢？他一個人，蹲在她的身旁，半擁起雲山嫂在自己的懷裏，不由地心中酸楚。他輕輕地搖一搖頭，兩行瑩珠的淚，成串地流下來，一顆顆地打落在她的臉上，滾到半壘的黃土裏。他這一剎那間，深深地感到人爲什麼要活？不能活，又爲什麼偏偏硬要活呢？

活的意義，在這時的雲山爺的心裏，是完全失去了。

他祇埋頭地泣咽，讓夜的寒風，帶着毛頭鷹的呼號，悲涼地襲着無垠的大地。

大概是快近黎明的一刻中，過度疲勞的雲山嫂，已漸漸有些蘇醒。他這時如

同重獲光明，心裏不再全是絕望，低低地在她耳邊喚着她，頭伏貼在她鬢角上。她此刻雖然心裏已經明亮，還不能叫出聲來，她只在很久之後，才微微地點了點頭，他們就這樣地得了救。不久，他們又開始了工作。

還有一次，已是當雲山爺成了小康之家這近十年以內的事，這片生地，多半被開墾出來。自然這種荒地墾熟了之後，收成是特別豐饒的，加之這裏又受着那伊通河的滋養。他們每年的收穫，常是吃用不盡的。因此，以前的苦日子，也就漸漸地轉過來，耕種再也不需自己操作了；地裏，添了佃戶和耕牛，家裏，養了馬羊；就連自己獨生的兒子，現在也是男女成行了。

雲山爺近十年來的日子，自然算得過了。這日子對於雲山爺是相當滿意的。因此也就引起一些外人的忌意，尤其是那無法無天的鬍子，幾次光顧了他，使他嚇破了膽，喪失了不少的積蓄。他起先恨官，現在更恨鬍子；從這次東洋鬼子指揮着高麗棒子來搶奪他們土地的時候起，他覺得最可恨的，却還是東洋鬼

「這些年頭，門東地方，常有日本浪人鬧亂子，——傷人，搶劫，姦淫……然而，究竟像這幾個月的情況，還是少有的。」

「不用說別的，就拿這回他們搶地屠殺的一事說吧！從前就沒有像這樣地兇暴過。這兩個月眼看着就給千百萬的莊稼人過不去。」

「過不去，怎麼辦呢？」

雲山爺的念頭，終於從紊亂中，又歸到這個疑問上。

二更時分，雲山爺從地裏回來，剛剛走到自己的大門口，老遠的一個孩子，充滿了天真地跑着迎上去，一把拉住他那隻垂下的手就叫：

「老爺子，剛才跑那裏去了？」

「德寬爺，仲聲爺，才幾爺好幾個人，老半天就來咱家，說找老爺子有話

說。

「老爺子的烟燻，給我來點着。」他一串地說。雲山爺，起初祇拉着這孩子走回去，沒說一句話，似乎還只想着那心事。

孩子看看大人不聲響，就也再不敢說什麼，走進門便一跑一跳地叫着他的娘，跑到屋裏去了。

這時，差不多已上了燈，雲山爺走到堂屋院，便看見堂屋靠東邊的裏間也燃上了燈火。

在院子裏他先咳嗽了一聲，然後，一直走進去。屋裏正坐着幾個老伙伴，都是苦眉愁眼地，望見他走進房，就全站起來，大家打着招呼，隨即就各自分別坐在炕上。

「今兒大家來，您大家的主意打定了嗎？」雲山爺開頭就是這句話。

「有什麼主意，俺們全都等着你的。」他們緊接着這樣回答。

「我有什麼法子，我想鬧事反正免不了咱幾個老弟兄同歸於盡。」說話的聲

講，異常悲涼。

「總得想法吶！」才義爺顯得有點着了急。

「是啊，沒法子也得想，咱們總不能把這一輩子的血汗，不交給自己的子孫，自交給東洋鬼子，高麗棒子，您說是不是？」德寬爺也憤激了。

「這話說的不錯，只是僅僅拖住不交，有什麼用？鬼子有的是槍砲，到時候，老婆孩娃，雞犬不留，看你交不交。」雲山爺把話一個字一個字說得特別響，特別刺心。

「照你說，咱們還得交，交了大人孩娃還不是一樣得死嗎？不死在日本人的槍下，也要餓死。」從來不多話的少賢爺也發言了。

「說來說去還是免不了死，自然是只有一條絕路，那咱們大伙總也得拚個夠本才是啊！」雲山爺的獨生子克勤說。

「克勤，你說是拚嗎？這還是孩子的想法，要說拚，總也得有力拚，才能拚

；要不，大伙老少兩三輩子人拚老了。也還是無補於事，你說是嗎？」德寬爺說。

「那照你老人家的意思怎麼樣？」克勤氣不憤地說。

他低下頭，二隻手摸着頤邊的鬍鬚，樣子在想……大家沉默了一下子，他說：

「依我想，現下咱盡忍耐下去來拖延，等到拖到不能再拖的時候，就給他個防而不備，隨機應變，幹了算了。」他說了看看大家，大家沒出聲。然後還是克勤說。

「你老人家的話，我只以為前半截對。依我想：拖到不能再拖的時候，咱們老的小的上山，年壯的就做鬍子去。這樣不時地幹他娘的幾下子，讓他們有的過，也過不安。」

克勤的話只說到這裏，雲山爺便叱罵他：

「你就是胡說，你就是胡說，年紀青的人就老是喜歡蠻幹，這怎麼能成？」  
「嘿，雲山哥，你這話錯啦。其實，姪子的話這回一點也沒錯。去做鬍子，說不定還有掙出來的一天，要不，就只有死路一條，老弟兄們，你說是不是？」  
德寬爺首先對克勤主張表示了同意。然後他又接着說：

「况且說，鬍子雖然是匪，他們總部是咱們中國人啊，中國人搶了中國人的頂少也落個財帛不外溢。要是咱們關東整大塊的土地，給東洋鬼子，高麗棒子弄了去，那就子子孫孫沒翻身的一天，你說是不是？」

德寬爺這番話說畢，停了半晌，才得到一致的回答。

「有道理。」

「唉，有道理。」

「這話是不錯。」

大家這時都如釋重負地笑了笑：「還是讀過幾天書的德寬爺有見解，有見解。」

你怎麼不早點說，嗚呼……」

他們這樣對德寬爺恭維幾句，然後又把話轉到近兩月來高麗人兇蠻地殺人的事上去。

他們談着，夜深下來了。在他們離走散的時候，大家便一致地說：「就這麼罷！能拖得，就拖，拖不得就這麼着幹！」

高麗棒子，鬼子兵，在關東越鬧越不像話，中國人簡直求豬狗的待遇，已不可得。雲山爺他們連兩個月也未得拖，關東軍便在九月十八號的半夜工夫佔了瀋陽，到第二天黃昏的時候，又把那戴着伊通河的公主嶺、長春、和南嶺等地方擺平了。

當雲山爺聽德寬爺他們被迫離開家門的時候，成千百的人家，個個每人都心中充滿了土地的依戀，和無邊的憤怒。他們却都忍耐住，因為他們知道還有爲子孫未盡的責任；更知道另外還有大羣的新弟兄在等候着他們。他們爲了那新的生

命，新的憧憬，就一個個地毫不遲疑地走上他們的新路去。

### 作者按：

在九一八七年紀念的前夕，來寫這七年前的一段故事，雖然將不免使人懷疑作者有點適逢其會。但是，正惟如是，這故事才得在我這終日爲窮忙的人之心窩底記起來。

記得六年前的一天晚上，一個久別了的朋友忽然意外地降臨到我的住所來。他當時，給我不少關於九一八前後的東北知識，可是使我感奮而激動的，却是這個三代人的「關東人家」前前後後遭遇的故事。本來，我那位朋友是一個不善辭令的人，然而當他對我描述着這故事的時候，我這鑽石般的心，也不禁爲這故事中一些主人翁的遭遇落下了淚。我當時的情感，隨着主人翁的遭遇轉變着；我記得當時我聽到雲山嫂月夜暈倒而使雲山爺絕望的這

一段時，我真也有點覺得對於人生絕望的悲悽。但結果他們都得救了，尤其到了他們一羣鶻體也有了新的覺悟，甚至決不爲土地的依戀所纏絆，而一致和他們起先仇視的人們，爲了「抗日」「反帝」這種新任務而拉起弟兄的手，這實在使我太興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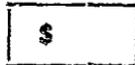
還記得當時我會同那朋友說明我將用這故事寫個中篇，可是我因了幾乎和這些主人翁的遭遇一般的遭遇，結果是天能如願，直到七年後的今日才得忽然地把它寫出來，真覺慚愧。

末了聲明的是我把這故事在一個短篇裏，草草地寫出來，其中幼稚草率的地方一定難免，希望讀者諸君，能給我以將來把這故事重新處理的意見，並予以改寫的時間，以作再度的嘗試。



# 後防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郵費運費照加

著者：沙雁

出版者：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南方印書館

營業部：重慶民權路三七號

印刷廠：南岸海棠溪敦厚下段六三號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一月重慶初版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33  
70

1771  
(2)



363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